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庚開府集箋註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史光揚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二

庾開府集箋註

別集類一周

提要

臣等謹按庾開府集箋註十卷周庾信撰

國朝吳兆宜註信字子山新野人梁散騎常侍
中書令肩吾之子元帝時仕至右衛將軍封
武康縣侯加散騎侍郎梁亡仕魏為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魏亡仕周為司宗中大夫大

象初以疾去職周亡入隋卒於開皇元年事蹟具周書本傳考集中辛成碑文稱開皇元年七月某日反葬河州則入隋幾一載矣信為梁元帝守朱雀桁望敵先奔厥後歷仕諸朝如更傳舍其立身本不足重其駢偶之文則集六朝之大成而導四傑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為四六宗匠初在南朝與徐陵齊名故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稱徐陵庾信其意

淺而繁其文匿而采詞尚輕險情多哀思王
通中說亦曰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
令狐德棻作周書至詆其誇目侈於紅紫蕩
心逾於鄭衛斥為詞賦之罪人然此自指臺
城應教之日二人以宮體相高耳至信北遷
以後閱歷既久學問彌深所作皆華實相扶
情文兼至抽黃對白之下灝氣舒卷變化自
如則非陵之所能及矣張說詩曰蘭成追宋

玉舊宅偶詞人筆涌江山氣文驕雲雨神其
推挹甚至杜甫詩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
健筆意縱橫後來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
後生則諸家之論甫固不以為然矣北史本
傳稱有集二十卷與周滕王道之序合隋書
經籍志作二十一卷皆已久佚倪瓚清閟閣
集有與彛齋學士書曰聞執事新收得庾子
山集在州郭時欲借以示僕不時也茲專一

力致左右千萬暫借一觀云云則元末明初
尚有重編之本今亦未見此本雖冠以滕王
道序實由諸書抄撮而成非其原帙也隋書
魏澹傳稱廢太子勇命澹註庾信集其書不
傳唐志載張廷芳等三家嘗註哀江南賦宋
志已不著錄近代胡渭始為作註而未成帙
兆宜採輯其說復與崑山徐樹穀等補綴成
編麤得梗概然六朝人所見之書今已十不

存一兆宜捃摭殘文補苴求合勢不能盡詳
所出如注哀江南賦經邦佐漢一事引史記
索隱誤本以園公為姓庾以四皓為漢相殊
不免附會牽合後錢塘倪璠別為箋註而此
本遂不甚行然其經營剏始之功終不可沒
與倪註並錄存之亦言杜詩者不盡廢千家
注意也兆宜字顯令吳江人康熙中諸生嘗注
徐庾二集又註玉臺新咏才調集韓偓詩集

今惟徐庾二集刊板行世餘惟鈔本僅存云
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庚開府集箋註卷一

周 庾信 撰

吳江吳兆宜註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

并序 徐樹穀曰周明帝紀武成二年三月會

羣公諸將卿大夫及突厥使者於芳林園賜錢帛各有差國在長安明矣賦稱歲次昭陽繫辛巳年乃武帝保定元年也蓋武帝初即位踵行故事而史偶失書耳按魏志云芳林園避少帝諱改曰華林是則鄴下先有芳林園後既無諱當避而此賦亦改芳為華未詳何故

臣聞堯以仲春之月刻玉而遊河

帝王世紀後年二月堯率羣臣刻璧為書

東沈洛水

舜以甲子之朝披圖而巡洛

帝王世紀舜攝政二十八年而堯崩三年

喪畢舜年八十一以仲冬甲子日次於畢始即真以土承火色尚黃

徐炯曰竹書紀年舜設壇於河依堯故事至於下旻榮光休至

黃龍負圖出於壇畔

夏后瑤疑

作臺之上或御二龍

竹書紀年曰帝啟元年大饗諸侯於璿臺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啟乃於此乘兩龍

周王玄圃

之前猶驂八駿

穆天子傳銘迹於玄圃之上以詔後世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華騶而左騄

耳右騄赤驥而左白義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盜驪而左山子

我大周之創業也

南正司天北正司地

史記歷書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 平

九黎之亂

帝王世紀顓頊平九黎之亂

定三危之罪

尚書舜典竄三苗於三危

雲紀御官

三皇本紀黃帝官名皆以雲

鳥司從職

左傳剡子曰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

紀於鳥為鳥司而鳥名玄鳥氏司分者也

皇王有秉歷之符

尚書大禹謨天之歷數在汝躬

汝終陟元后

玄珪有成功之瑞

尚書禹貢禹錫玄瑞告厥成功

豈直天地合

德

繫辭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日光華而已哉

呂氏春秋虞舜卿雲歌曰日光華

旦復旦分

皇帝以上聖之姿膺下武之運

詩下武惟周

通乾象之

靈啟神明之德

繫辭乾天也天垂象見吉凶又故神武而不殺以神明其德夫

夷典秩

宗見之三禮

尚書舜典帝曰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汝作秩宗

變為樂正聞

之九成

劉向說苑變為樂正尚書夔曰蕭韶九成

克己備於禮容

論語克己復禮為仁

生

胡渭生日漢書龔遂曰生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

威風總於戎政

渭生日潘勗魏公九錫文

王師首路威風先逝又潘岳西征賦明戎政之果毅

加以卑宮菲食

論語禹菲飲食而致孝乎

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皂帳綈衣

漢書孝文皇帝身衣絺集上書皂囊為殿帷

百姓

為心

渭生日老子為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為心

四海為念西郊不雨即動皇

情

周易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頗延之赭白馬賦留皇情而驟進

東作未登彌迴

天眷

尚書堯典寅賓日出平秩東作

兵革無會非有待於丹鳥

尚書中侯周太

子發渡孟津有火自天止於王屋為赤鳥詳宮調曲

宮觀不移故無勞於白燕秦始

皇本紀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按署不移徙晉王子年拾遺記魏禪晉之歲北闕下有白光如鳥雀之狀時飛翔來去有司聞奏帝所羅之得一白燕以為神物於是以金為樊置於宮中旬日不

銀甕金船

孫氏瑞應圖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則銀甕出焉又王者德盛則金

人下乘金船遊王後池

山車澤馬

張尚瑗曰拾遺記軒轅泛河豈沈璧有澤馬羣鳴山車滿野

止竹葦兩草共垂甘露

晉中興書甘露降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

青赤二氣

同為景星

班固西京雜記雲外赤內青謂之喬雲孫氏瑞應圖景星者天精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

助月為明王者不私人則見

雕題鑿齒

張華博物志遠夷之名雕題黑齒淮南子地形訓云凡海

外三十六國自西南至東南方有鑿齒民注吐一齒出口下長三尺

識海水而來王

韓詩外傳

曰越裳氏重譯來朝獻白雉曰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詩莫敢不來王

鳥弋

一作

黃支

一作皮非漢西域傳烏弋山離國去長安萬二千里不屬都護王莽傳黃支自二萬里來貢生

犀

驗東風而受吏

東方朔十洲記天漢三年月氏國獻神香使者曰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

旬不休青雲千呂連月不散意中國有好道君故搜奇異而貢神香左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畏君之威而受

命於吏於時玄鳥司歷蒼龍御行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乘鸞輅駕蒼龍是月

也玄鳥至羔獻冰開桐花萍合

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季春之月桐

始華萍

皇帝幸於華林之園

渭生曰蔡邕獨斷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僥倖故

曰玉衡正而泰階平

春秋斗運樞玉衡星得百獸率舞黃帝泰階六符經泰階者天之三

階也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漢揚閭闔開而鉤陳轉

張衡西京賦表峽關於閭闔註閭闔天門也漢書音義鉤陳紫宮外營星也宮衛之位亦象之千乘雷

動萬騎雲屯

揚雄甘泉賦也萬騎於中營今方玉車之千乘

落花與芝蓋同飛

揚雄甘泉賦登鳳凰而翳華芝註華芝蓋也

楊柳共春旗一色

月令季春之月天子戴青

旗乃命羣臣陳大射之禮

禮記射義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

雖行被袂之飲

後漢禮儀志上巳官民皆絮於東流水上曰洗濯袂除渭生曰蔡邕月令章

句論語暮春浴乎沂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於此

即同春蒐之儀

左傳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以農隙以講事也

止立行宮

蔡邕獨斷天子自謂曰行在所

巡狩天下所奏
事處皆為宮

裁舒帳殿
梁沈約三日詩

階無玉璧既

異河間之碑

後漢張衡傳衡擬班固兩都賦作二京賦其西京賦云金匱玉階彤庭輝輝永和初

出為河

戶不金鋪殊非許昌之賦

何晏許昌景福殿賦青瑣銀鋪

洞庭

既張

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

承雲乃奏

竹書紀年頴頊作承

雲之

騶虞九節狸首七章正飾五彩之雲

周禮射人王以六耦射三

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狸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

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註侯射埽也獲謂執旌以告中者也五正畫以五彩之雲氣也二正畫以朱

綠之雲氣也九節七節五節奏樂以為射節之差

壺寧百福之酒

詩清酒百壺吳兆寬曰

漢書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願養唐功九合冬幹春

膠周禮司弓矢掌六弓之法一曰唐弓凡為弓夏箭三

成青莖赤羽司馬相如子虛賦右夏服之勁箭伏儼曰

亦良即煩弱箭服也故曰夏服於是選朱汗之馬漢書

太公六韜註電景矢青莖赤羽於是選朱汗之馬漢書

歌云太乙旼天馬較黃金之埒晉書王濟麗服玉食常

下沾赤汗沫沅赭較黃金之埒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

時人謂紅顏飛鵲紅顏之飛燕紫燕晨風尸子我得而

為金溝紅顏飛鵲紅顏之飛燕紫燕晨風民治則馬有

紫燕蘭池顧有孝曰梁簡文唐成公之驕驕左傳唐

帝西齋行馬詩晨風白金絡唐成公之驕驕成公有

兩驕驕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馬融海西侯之

曰驕驕雁也其羽如練高首而修項馬似之海西侯之

庚子府集箋註

五

千里

漢李廣利傳廣利為貳師將軍破宛貳師城取善馬故以名焉以破宛功封海西侯莫不飲

羽銜

一作竿 關子宋景公使弓人為弓三年而獻之公御 於是張弓登虎圈之山東面而射其餘力

逸勁猶飲羽於石梁渭生曰漢書匈奴有斗入漢地生奇材木箭竿 吳兆宮曰梁元帝集落日射熊詩云移

竿標入箭疊 鼓送爭籌 吟猿落雁 韓子楚王有白猿命養田基射之調弓繳矢未發而猿擁樹號

矣戰國策云雁從東方來 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 鐘鼓振地埃塵漲天 貢曰兩

壘相接塵 酒以壘行 詩我姑酌 餉由鼎進 劉峻廣絕交 埃相接 彼金壘 論鐘鳴鼎食

綵則錦市俱移錢則銅山合徙後漢方術傳左慈有神通嘗在曹公座公曰吾

昔使人至蜀買錦可勅人告我使使增市二端人去須臾還曰於錦肆下見公使已勅增市二端華陽國志錦

江織錦濯其中則鮮明故名錦里沈約文辭同
錦肆鄧通傳文帝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
太史聽

鼓而論功司馬張旃而賞獲

周禮射人與太史數射中
佐司馬治射正儀禮司馬

又命獲者執旌以負侯欲令射者見侯與旌深有志於中也

上則雲布雨施

漢司馬相如傳

雲布雨施

下則山藏海納

左傳伯宗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

實天下之至樂

景福之歡欣者也既而若木將低

淮南子若木未有十日其花四照

金

波欲上

漢郊祀志月穆穆以金波

天顏惟穆

左傳桓公曰天威不遠顏咫尺詩天子穆穆

賓歌惟醉

詩賓既醉止

雖復暫離北闕

漢書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

聊宴西城

三輔黃圖長安西出北頭第一門曰雍門本曰西城門

即同鄠水之朝

更是岐山之會

左傳椒舉曰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鄆宮之朝

小臣不舉奉詔

為文以管窺天以蠡酌海

東方朔管窺天以蠡測海

盛德形容

詩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

豈陳梗概

劉峻辨命論請陳其梗概

歲次昭陽

史記歷書註索隱曰昭陽辛也

月在大梁

禮記月令註季春日月會於大梁

其日上巳

宋書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巳

其時少陽

蔡邕獨斷春為少陽其氣始出生長

春史司職青祇效祥

國語先時九日太史告稷稷以告王曰史率陽宮以命我司事註先

先立春日陽官春官司事主農事官也按周禮地神曰祇祥祀五帝歌

徵萬騎於平樂

後漢

何進傳講武於平樂觀步兵騎士數萬天子出臨軍

開千門於建章

漢郊祀志作建章宮為千

門萬戶

屬車醴酒

漢東方朔別傳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朔曰此為怪氣必秦獄

處也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後屬車上盛酒為此

複道焚香

未

皇帝翊

四圍

一作非

於帝閑

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乘馬一師四圍天子十二閑馬六種註四匹曰乘

養馬曰圍乘馬分為四圍則圍師一人主之

迴六龍於天苑

周易時乘六龍以御天史記天

官書西有勾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天存

對宣曲之平林

司馬相如上林

賦註宣曲官名在昆明池西

望甘泉之長坂

張衡西京賦註甘泉山名在馮翊雲陽縣築宮

其華蓋平飛

西京賦註華蓋星覆北斗王者法而作蓋

風鳥細轉

崔豹古今注同風鳥

夏禹所作述征記長安靈臺有相風銅鳥有千里風則動

路直城遙林長騎遠帷宮

宿設

周禮掌舍王會同之舍設帷宮旌門晉王濟傳設宿部分行有次第帳殿開筵

上註見

傍臨細柳

漢書周亞夫軍細柳文帝勞軍至其營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註

長安有細柳聚

斜界祈

一作宜

年

漢宮闕名長安有祈年宮

開鶴列之陣

莊子徐無

鬼曰君亦必無盛崔列於麗譙之間註麗譙戰樓名也

靡魚鬚之旃

司馬相如子虛賦靡魚鬚

之鏡旃張銳曰魚鬚竿也

行漏抱刻

說文漏以銅盛水刻都晝夜百刻按隋書云耿詢作馬上刻漏

李蘭刻漏法以玉壺玉管流珠馬上奔馳行漏

前旌載鳶

曲禮前有塵埃則載鳴鳶註鳴鳶則風生

河湄薙草

周禮薙氏掌凡殺草之政令

渭口澆泉

周禮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

堦

雲五色

齊書王天恩曰領軍大腹是佳射棚

的暈重圍

魏文帝典論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

每發輒中
非至妙也
陽管既調
春絃實撫
歲華紀麗正月為三陽之月陽氣初生為徽以

王為瑄
淮南子
季春之
月東宮
御女青
色衣
青采鼓
琴瑟註
琴瑟木
也春木
王故鼓
之
總章協律

周書明堂
西方曰
總章漢
公
孫弘傳
贊協律
則李延
年
成均樹羽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

建國之樂
政而合
國之子
弟焉張
衡東京賦
合射辟
雍樹羽
幢幢
翔鳳為林
水經注於潛縣北天

目山極高
峻上有
霜木皆
是數百年
樹謂之
翔鳳林
靈芝為圃
晉宮闕名有靈芝圃草銜

長帶
三齊記鄭玄教授不期山山下生草
大如難
葉土人
名之曰
康成書
帶
桐垂細
乳子莊

桐乳致巢
馬彪曰
梧
桐綴子
葉上如
乳
鳥嘯歌來
山海經天山有神鳥識歌舞名曰帝江花

濃雪聚
謝朓別江雪曹
詩花濃聚如雪
玉律調鍾
後漢律歷志殿中候氣用玉律寸二惟三

至乃候鍾謂黃鍾之管

金鐻節鼓

和鼓以金

鐻節鼓

於是咀銜拉

鐵

家語善用馬者正銜勒鹽鐵論後代革鞍鐵鑣而不飾

逐日追風

洞冥記修彌國有馬如龍

騰虛逐日或藏形於空中惟聞聲耳崔豹古今注秦始皇有七名馬一曰追風

并試長揪之埒

魏曹植名都篇走馬長揪間

俱下蘭池之宮

梁元帝集後園看騎馬詩良馬出園池詳哀江

南賦鳴鞭則汗赭

注見上

人埒則塵紅

班固西都賦紅塵四合

既觀賢

於大射

禮記射義射者所以觀盛德也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

乃頒政於司

弓

周禮司弓矢如數并夾變三驅而畫鹿登百尺而懸熊

周易王用三驅周禮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魏畧諸葛亮圖

陳倉為井闕百繁弱振地新序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隨咒於夢鐵

驪踏空

月令仲冬之月天子駕鐵驪

禮正六耦詩歌九節

上注見

七札

俱穿

列女傳弓人妻見晉平公曰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公以其言為

儀而穿七札

五祀同穴

詩一發五祀

弓如明月對壻

古樂府綠沈明月弦蕭子

雲詩綠沈弓項縱

馬似浮雲向埒

西京雜記文帝有良馬九匹一曰浮雲

雁失羣

而行斷猿求林而路絕

上注見

控玉勒而搖星跨金鞍而

動月乃有六郡良家

漢書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為六郡李廣傳廣以良家子從

軍五陵豪選

後漢班固西都賦注善曰高惠景武昭帝五陵士人多宅於此

新迴馬邑

欽定四庫全書

庚開府集箋註

九

之兵

漢書漢使馬邑人聶翁壹陽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而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傍

始罷龍

城之戰

漢書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

將軍戎服

左傳鄭子產獻陳捷於晉戎服將事來

衆武讎

炯曰按梁書羊侃傳云車駕幸樂遊苑侃預讎令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高祖善之

又製武讎詩三十韻以示侃然則讎以武名由來久矣

尚帶流星

魏陳琳集答東阿王牋云譬猶

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驤所不能追

猶乘奔電

漢王褒集聖主得賢臣頌追奔電逐遺風

始聽

鼓而唱籌即移竿而標箭

注見上

馬噴沾衣

穆天子傳黃之陀其馬噴

沙黃之澤其馬噴玉塵驚灑面

揚雄羽獵賦林叢為之生塵渭生曰陸機詩秋風夕灑面

石堰

水而澆園花乘風而繞殿熊耳刻杯飛雲畫壘

禮記明堂位壘

刻畫為山雲之形按熊耳山名水衡之錢山積漢王嘉傳嘉曰元帝時外戚貴十萬者少故少

府水衡織室之錦霞開鄴中記織錦司筵賞至周禮司

見錢多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凡大朝覲大饗射凡

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散純左右玉几祀先王酒正杯來周禮

昨席亦如之甸設則設熊席右漆几酒正

掌酒之至樂則賢乎秋水莊子至樂篇天下有至樂無

頌賜之有哉又秋水篇秋水時至百

欣然自喜歡笑則勝上春臺老子衆人熙熙如登春臺既而日下

澤宮禮記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筵闌相圃射義孔子射於雙相之圃

蓋觀者如堵牆悵徙蹕之留歡古今注秦制出警入蹕謂出軍者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也

眷迴鑒之餘舞

後漢輿服志乘與鸞雀立衡

欲使石梁銜箭

注見上銅

山飲羽橫弧於楚水之蛟

漢武帝紀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於江中獲之

飛鏃

於吳亭之虎

吳志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慶亭馬為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却廢

況復

恭已無為

論舜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南風在斯

帝王世紀舜作五絃之琴

以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阜我民之財兮

非有心於

蜚翼

尸子荆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養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王大喜

宜留情於戟枝

後漢呂布傳袁術將紀靈攻劉備布救之謂靈曰觀布射戟小支中者各解兵布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罷去

唯觀揖讓之禮

論語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

蓋取威雄之儀

傷心賦并序

余五福無徵

尚書洪範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三靈

有譴

漢書注如淳曰三靈日月星辰象之應也

至於繼體

史記外戚世家序自古繼體守成之

君索隱曰謂是嫡子繼先王之正體而立者也

多從夭折

凶短折見洪範王逸九思曰將夭折今碎

靡二男一女並得勝衣

後漢光武紀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晉賈后傳賈午年十二

短小未勝衣

金陵喪亂相繼淪歿

一作相

羈旅關河倏然白

首

荀悅漢紀馮唐白首老於郎署按本傳臺城陷後信奔於江陵梁元帝即位來聘於我屬大軍南討遂留

長苗而不秀

後漢章帝八王傳贊振振子孫或秀或苗注苗謂早夭秀謂長成也兆寬曰世說

王戎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
晉諸公贊王綏字萬子年十九卒
頻有所悲一女成

人外孫孩稚奄然玄壤何痛如之既傷即事追悼前亡

惟覺傷心遂以傷心為賦若夫入室生光非復企及尚

曰古樂府清調曲三子
俱入室室中自生光
夾河為郡前途逾遠漢書杜周

子夾河
為郡守婕妤有自傷之賦漢班婕妤賦痛陽祿與
揚雄

有哀祭之文揚雄法言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几
齡而與我玄文白帖揚子雲自童烏喪後

竟無
王正長有北郭之悲六臣文選註引臧榮緒晉書
王璜字正長義陽人也辟司

空掾歷散騎侍郎今晉
書無璜傳北郭事未詳
謝安石有山東之恨晉謝安傳
安字安石

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
不渝二子瑤琤襲爵早卒
豈其一作然矣至若曹

子建

藝文類聚曹植金匱哀辭序云余之首女生十九句而夭折又行女哀辭云行女生於季秋而終於

首王仲宣

魏王粲集有傷天賦傳長虞晉傅咸集咸字長虞其登

有感於九原覽登芒之哀賦諒聖賢之同情

應德璉

魏應瑒集瑒字德璉其正情賦云仰崇夏而長

息動哀響而餘歎氣浮涌而雲館腸一日而九煩

劉滔之母

藝文類聚晉劉滔母孫氏悼艱賦云

情無觸而不悲思無感而不集

任延之親

後漢循吏傳有任延其親未詳

書翰傷切文

詞哀痛千悲萬恨

文選謝靈運入彭蠡湖口作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

何可勝

言龍門之桐其枝已折

文選枚乘七發云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根半死半生冬

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
使琴摯斫斬以為琴師堂操暢伯牙為之歌天下之至
悲也
卷菴之草其心實傷爾雅菴菴草拔心不死
嗚呼哀哉賦曰

悲哉秋氣搖落變衰

宋玉九辨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魂兮

遠矣何去何依

宋玉招魂魂兮歸來何遠為些屈原卜居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望思無

望歸來不歸

漢武帝紀帝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未達東門

之意

列子魏人有東門吳者年四十有一子喪之不憂曰今子死乃與向日無子同何憂焉空懼

西河之讖

禮記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怒曰商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

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在

昔金陵天下喪亂王室板蕩

詩蕩蕩上帝板蕩又上帝板蕩

生民塗炭兄

弟則五郡分張父子則三州離散

搜神記五郡之人各是異材而逢喪亂常

山一人安定一人襄陵一人博陵一人悉皆孤獨俱行衛國相問姓名各言離亂之狀因相謂曰吾等皆無骨

肉今日幸會亦天然也因結為兄弟吳任臣曰凌以棟萬姓統譜云孝子傳有三州昏而不詳其事疑父子

離別當屬孝子之事劉向宋躬師覺授蕭地鼎沸於袁廣濟皆著有孝子傳惜其書未見始闕

曹後漢袁術傳術曰今海內鼎沸袁紹傳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

人豺狼於楚

漢左傳戎狄豺狼不可親也漢高帝紀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

或有擁樹罹

災漢書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踰兩兒藏衣遭難趙世棄之夏侯嬰收載行面雍樹馳得脫

家屠岸賈誅趙氏朔之婦有遺腹生男程嬰公孫杵臼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嬰出謬言趙氏孤處遂殺杵臼孤未設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先兒趙氏真孤反在

空柘館

注見上

人惟一丘

世說范蔚宗在獄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期

誰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劃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

亭遂千秋

晉潘岳集傷弱子辭

序云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安壬寅次於邊韶永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夭乙巳瘞於亭東

恨

後漢文苑有邊韶傳永恨事未詳

孫楚長愁

晉孫楚集和氏外孫道生哀文云嗟爾道生和

氏之寶暮春而育孟冬而夭又和氏外孫小同哀文云煜煜薜華朝生夕落爾命方之猶為淺薄

張壯

武之心疾

晉書張華封壯武郡公心疾未詳藝文類聚俗說阮光祿大兒喪哀過遂得失心疾

羊

南城之淚流

晉羊祜傳祜泰山南城人也封南城侯無子封其夫人夏侯氏萬歲鄉君食邑五千

戶痛斯繼體

注見

尋茲世載

左思蜀都賦近則江漢炳靈世載其英

天道

斯慈人倫此愛膝下龍摧

晉左几嬪感離詩自我去膝下後漢荀淑傳淋有子八人

儉猷靖燾汪爽肅瞻並有名稱時人謂八龍

掌中珠碎

江淹傷愛子賦痛掌珠之愛子

芝在

室而先枯蘭生庭而蚤刈

左傳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以是為而

子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後生穆公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尚瑗曰晉謝玄

傳安嘗戒約子姪玄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庭階耳

命之修短哀哉已滿

左傳邾子

曰命在養民死之長短時也

鶴聲孤絕

吳越春秋吳王闔閭葬女於閭門外舞白雀於吳市萬人

隨觀遂使男女猿吟腸斷世說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與崔俱入墓門

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檀弓延陵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

於其反也其長子路似新安注見藤緘鞞續墨子舜西

道死葬南巴之中三衾三領款木之棺葛以緘之漢書高祖八年令曰士卒從軍死為軻應劭曰軻小棺也今

謂之枿掩虞棺禮記檀弓周人以下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枿之

音藥其不封不樹繫辭不封不惟棘惟藥詩庭見素冠義同

分天愴愴而異色雲蒼蒼而正寒況乃流寓秦川文選謝靈

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王粲家本飄飄播遷從官非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

官

藝文作從官非官沈約和謝宣歸田不歸後漢張衡

順帝時閹官用事衡欲歸田對玉關而羈旅初學記漢

里作歸田賦本傳衡字平子對玉關而羈旅有玉門關

在邊坐長河而暮年楊泉物理論黃河已觸目於萬恨

文選任昉哭范僕射詩不更傷心於九泉魏阮瑀七哀

忍一辰意千齡萬恨生更傷心於九泉詩冥冥九泉

室漫漫至於三虎二龍後漢書賈彪字偉節時號賈氏

長夜臺與之子將兄弟曰平三疑作珠兩鳳晉書孟昶與弟顓並

與之淵有二龍焉雙珠兩鳳美風姿時人謂之雙

珠北齊書崔陵與弟仲文並有山澤之靈左傳叔向之

同日受拜時號兩鳳連飛並有山澤之靈母曰深山大

澤實生龍蛇彼美余各入熊羆之夢詩為熊為羆

懼其生龍蛇以禍汝各入熊羆之夢望隴

首而不歸

輿地志陝西隴城縣有大隴山亦曰隴首顏延之秋胡詩沒為長不歸

出都門

而長送

博物志公卿送夏侯嬰至東都門外馬不行接悲鳴得石擲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

石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

對寶盎而痛心

干寶搜神記盧充家西有崔少府墓充一日入

一府舍見少府以相還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崔歸女生男當以相還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崔

氏抱兒還充又與金盎并贈詩云云充取兒盎及詩女忽不見充詣市賣盎崔女姨母曰昔吾妹嫁少府生女

未出而亡贈一金盎著棺中

撫玄經而流慟

華陽國志雄子烏七歲預父玄文九歲卒按揚

雄著太玄經石華空服

吳兆騫曰謝靈運詩揚帆采石華注臨海志石華附石內可啖尚瑗曰

飛燕外傳后與婕妤坐后誤唾婕妤好寢婕妤曰姊唾染人紺襖正似石上華假令上方為之未必能若此衣之

華以為石犀角虛纂尚瑗曰吳均續齊諧記東海蔣潛至不期縣路次林中露一尸已自

臭爛鳥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驅鳥鳥即起潛與之看見尸頭上著通天犀纛揣其價可數萬錢潛乃拔

取既去見衆鳥集無復驅者梁劉孝威風無少女管集妾薄命篇玉蕊久落髻按纂音替義同

輅傳輅曰今夕當大雨樹上已有草不宜男風土記宜少女徵風若少女反風其應至矣

鹿葱宜懷妊婦鳥一作毛徒覆竹書紀年高辛氏妃姜人佩之必生男鳥非毛徒覆嫁履大人跡而生棄以

為不祥置寒水上大鳥以獸乳空含左傳鬬伯比淫於翼藉覆之乃收養因名棄

馬邨夫人使棄霞為長男之宮吳為長女之位繫辭震諸夢中虎乳之

長女為在我生年先凋此地人生幾何百憂俱至左傳人壽幾何

詩無思
百憂

二王奉佛二郗奉道

尚瑗曰晉書王珣小字法護王珣小字僧彌時人為

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凡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為珣兄弟講毗曇經又按虎丘志珣別墅在虎丘與

弟珣夾石澗東西以居後皆捨為寺晉書郗愔弟曇牟絕處世意與王羲之許詢棲心絕穀修黃老之術何

充傳充與弟準俱崇信釋氏謝萬必至有期何能相保

戰國策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淒其零露詩淒

風
颯焉秋草
符子展禽曰秋霜降百草零落吾不知其枯去矣黎民王隱晉書賈充

妻郭產子黎民三歲乳母母抱向閭充入就乳母手哀哉

仲仁
未冀羊祜之前識
晉羊祜傳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

物祐即詣隣人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
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時人謂李氏子則祐之前身也

期張衡之後身

商芸小說張衡死日蔡邕母始懷孕二
人才貌甚相類人云邕是張衡後身二

一朝風燭

晉王羲之集題衡夫人筆陣圖後云時年五
十有三或恐風燭奄及遺教子孫耳 朱鶴

齡曰陸倕思田賦
感風燭與石火

萬古埃塵

晉陸機集挽歌云昔為丘
七尺軀今成灰與塵

陵兮何怨能留兮幾人

小園賦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

莊子鷦鷯巢林不過
一枝逸士傳巢父堯

時隱人年老以樹為巢而
寢其上故時人號為巢父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

後漢方術傳費長房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二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長房覩之異焉翁與長房俱入壺中惟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般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

況乎管寧藜牀雖穿而

可坐

高士傳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白帖引漢書云

管寧家貧在藜牀欲穿為學不倦

嵇康鍛竈既煖而堪眠

魏志鍾會聞康名造之康

箕踞而鍛

豈必連闥洞房南陽樊重之第

後漢書樊重南陽湖陽人

世祖之舅其所居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

赤一作綠

墀青瑣西漢王根之

宅

漢書成帝微行出過曲陽侯第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乃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曲陽

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户下

余有數畝弊廬

尚瓊曰左傳張超使謂太叔
寂寞人外文選謝靈運齋中讀書詩云矧

乃歸山川心
聊以擬伏臘漢楊惲傳答孫會宗書云歲時伏臘烹羊烹魚斗酒自勞

聊以避風霜墨子聖王作為宮室邊足以待霜露雖復晏嬰近市

不求朝夕之利左傳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辭曰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欲更晏子之利也敢煩里

旅
潘岳面城且適閒居之樂文選潘岳閒居賦退而閒居於洛之涘身齊逸民名

綴下士陪京汴
沉乃黃鶴戒露非有意於輪軒周處風田面郊後市

崔性警至八月露降流於草葉滴滴有
爰居避風本無

聲則鳴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垂軒者
情於鐘鼓國語海鳥爰居止魯東門外三日臧文仲使人祭之展禽曰今茲海其有風乎廣州之

鳥恒知避風莊子海鳥止魯郊魯侯御而觴之奏九韶
具太牢鳥乃眩視悲憂不食一嚮三日而死炯曰江

淹詩咸池饗爰陸機則兄弟同居世說補蔡司徒在洛
居鐘鼓或愁辛

廨中三間瓦屋士龍韓康則甥舅不別晉殷浩傳浩甥
住東頭士衡住西頭

素賞愛之時浩坐廢為庶人徙於東陽之信安縣伯隨
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咏曹顏遠詩云富貴他

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渭生曰韓伯字
康伯而稱韓康猶王吉字子陽而稱王陽也蝸角蚊

睫莊子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國於右角者曰蠻
氏爭地而戰伏尸數萬列子江浦之間生麼蟲名曰蠻

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又足相容者也爾乃窟室徘徊晉隱逸傳
登汲郡

共人無家屬於郡聊同鑿坏莊子顏闔不受魯聘鑿坏
北山為土窟居之而遁魏志傳子曰管寧往

見公孫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還乃開山為廬鑿桐間
坏為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

露落柳下風來琴號珠柱

未詳

書名玉栢

漢董仲舒傳仲舒說春秋事得

失有間攀玉栢蕃露清
明竹林之屬數十篇

有棠藜而無館

漢書注師古曰棠藜宮在甘泉

苑垣外漢武帝置

足酸棗而非臺

晉孫楚集韓王臺賦序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兩故臺

訪諸故老云韓王聽政觀也

猶得歌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榆柳兩

三行梨桃百餘樹

陶潛集歸園田居詩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

撥蒙密兮見窻

范曄應詔詩遵渚攀蒙密行歌斜兮得路蟬有翳兮

不驚

莊子山水篇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

雉無羅兮何懼

詩雉惟於

羅草樹溷清

渭生曰孫子兵法草樹蒙龍

枝格相交

司馬相如上林賦天矯枝格

山為簣覆

尚書旅葵為山地有堂坳

莊子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

舟藏狸並窟乳鵲同巢

海錄碎事郭雋七

連珠細菌

博物志江南諸山郡大樹斷倒者經春夏生菌謂之椹抱朴子珠芝其花黃其葉赤其實如李而紫色二十四枚輒

相連而垂長柄寒匏

世說陸士衡初入洛詣劉道真劉如貫珠也

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否可以療飢

古今注壺盧匏之無柯者也有南山四皓頌秦

世坎黜儒術退而作歌曰莫莫高可以棲遲詩衡門之山深谷遠迤煜煜紫芝可以療飢

遲啟隘兮狹室

晉潘岳狹室賦伊余館之褊狹良窮弊而極微

穿陋兮茅茨

文選

魏應休璉書接武茅茨涼過
大廈膚寸有修味踰方丈

簷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

礙眉坐帳無鶴

文選宋孔稚圭北山移文云蕙帳空兮夜鶴怨渭生曰李遵茅君傳好道者

入廟或見一白鶴入帳中皆是九轉還丹使

支牀有龜

史記龜策傳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

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

鳥多閒暇

渭生曰欄衡鸛鵲賦且其容止閒暇守植安停花

隨四時心則歷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

未詳

非夏日而可

畏

左傳賈季曰趙盾夏日也注夏日可畏

異秋天而可悲

見傷心賦

一寸二

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蔭於叢著

史記龜策傳著生滿百莖者其

上有青雲覆之金精養於秋菊

石函方甘菊九月上寅日採名曰金精

棗酸梨酢

應劭漢官儀光武封泰山上壇見酢梨
酸棗問其故言者曰百官上者所置
桃欂李萸爾雅

山桃也按欂音思司馬相如上林賦
落葉半牀淮南子
隱夫萸李師古曰萸即今之郁李也

落而知歲暮故木
狂花滿屋南史齊高帝諸子傳劉亮
葉落而長年悲

陵冬生華亮以問道士
名為野人之家史記秦本紀注
邵碩碩曰此謂狂花

在岐州雍縣東北二十
里野人盜馬食處因名
是謂愚公之谷說苑齊桓公獵

見父老問此何谷曰愚公畜犝牛子大賣之買駒少
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人間以為愚因以之名

谷
試偃息於茂林詩或偃息在牀王羲之蘭
亭記此地有茂林修竹
乃久羨於

抽簪魏鍾會遺榮賦散
雖有門而長閉陶潛集歸去來
辭云門雖設而

長實無水而恒沉莊子則陽篇仲尼曰方且與世違而

隱者譬無水而沉也三春負鋤相識五月披裘見尋吳越春秋延陵季子出遊

於齊見道傍遺金有披裘採薪者季子呼薪者取問葛彼地金薪者曰吾當夏五月而薪豈取金者哉

洪之藥性晉書葛洪字稚川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勾漏令綜練醫術著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

方四訪京房之卜林漢書京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

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草無忘憂之意博物志神農經曰中藥養性調合歡蠲忿

萱草忘憂也花無長樂之心晉傅咸集紫花賦序云紫華一名長樂華舊生於蜀其東界特

饒中國奇而種之余嘉其華純耐久鳥何事而逐酒可歷冬而服故興又生各為之賦焉未

魚何情而聽琴

韓詩外傳伯牙鼓琴而遊魚加以寒暑出聽鉦已鼓瑟而六馬仰秣

異令乖違德性崔駰以不樂損年

後漢崔駰傳實憲為車騎將軍擅權驕恣

及出征匈奴愈多不法駰為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因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

不得意遂不之官歸卒於家吳質以長愁養病未詳按藝文類

聚載曹植釋愁文云余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焚玄虛先生見而問之答曰吾所病者愁也鎮

宅神以薶石

渭生曰荆楚歲時記十二月暮日掘宅四角各埋一大石為鎮宅又淮南萬畢術理

瓦石於宅四隅植桃核七枚則鬼無能殃也

厭山精而照鏡

玄中記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

尺食山蟹夜出晝藏寸懸於背老魅不能近

鶴齡曰抱朴子道士以明鏡九有鳥獸邪物見之則其本形自

見尚瑗曰華陽國志武都有丈夫化為女子蓋山精也蜀王納為妃無幾物故蜀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作

塚上有屢動莊舄之吟史記張儀傳陳軫對惠王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聽之猶尚越

聲今臣雖棄逐之幾行魏顆之命左傳宣公十五年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

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

以亢杜回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以是報薄晚間

閨老幼相携蓬頭王霸之子後漢逸民傳王霸與令狐子伯為友後為楚相令子

奉書於霸霜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舉措有適而吾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父子深恩不覺自失

椎髻梁鴻之妻後漢逸民傳梁鴻妻孟光曰妾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

焦麥兩甕

晉潘岳馬汧督誅讞陳熙之麥

寒菜一畦

渭生曰漢食貨志菜茹有畦師古曰

畦區也

風騷騷而樹急天慘慘而雲低聚空倉而雀噪

蘇伯

玉妻盤中詩空倉鵲常苦飢魏應璩集與曹昭伯牋云空城寥廓所聞者悲風所見者鳥雀

驚嬾婦

而蟬

疑作嘶

禮記月令注蜻蛉鳴衣衰成蟋蟀一名蛩一名蛩秋

驚嬾婦

初生得寒則鳴一云濟南呼為嬾婦

昔草

疑作

濫於吹噓

後漢鄭泰傳泰對董卓曰孔公

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

藉文言之慶餘

周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門有通

德

後漢鄭玄傳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告高密縣為玄廣開門衢令容高車駟通德門

家承賜書

漢書班彪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

或陪玄武之觀

魏志高貴鄉公諱髦齊王廢公卿議

迎立公十月巳丑
公至於玄武館

時參鳳凰之墟

韓子文王伐崇至鳳墟機繫解因自結

曰上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尚瑗曰建康有玄武湖鳳凰臺信

初在梁父子東宮出入禁闥此二句疑指實事

觀受釐於宣室

漢賈誼傳文帝思誼徵之及入

見上方受釐坐宣室

賦垂楊於直廬

漢揚雄傳雄從上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晉陸機詩直息

廬旋直

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盜潛移長離永滅

見哀

江南賦

摧直轡於三危

尚書禹貢注雍州西南境有三峯高從甚危故名三危

碎平

塗於九折

漢書王陽為益州刺史至平嶮九折坂數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王尊為益州刺

史至九折坂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叱其馭曰速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荆軻有寒水

之悲

史記荆軻入秦燕丹餞之易水高漸離擊筑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蘇武

有秋風之別

文選李陵與蘇武別詩云關山則風月悽

愴隴水則肝腸斷絕

樂府解題云關山月傷別離也辛氏三秦記隴右西關欲上者七日

乃越上有幾水四注流下俗歌曰隴頭

龜言此地之寒

未詳按洞冥記云鄴

鶴訝今年之雪

劉敬叔異苑晉太

州人見二白鶴於橋下曰今

百靈兮倏忽

抱朴子黃帝

使百菁華兮已晚

軒竹書紀年帝載歌曰襲乎鼓之不雪

雁門之踦

漢段宗會傳竟寧中為西域都護三歲更盡還拜為沛郡太守徙為雁門太守陽朔中復

為都護谷永憫其復出予書戒曰
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雁門之跡
先念鴻陸之遠周易

於陸其羽可非淮海兮可變炯曰晉郭璞遊仙詩淮海
用為儀吉變微禽吾生獨不化國語

趙簡子曰雀入於水為蛤雉入於淮為非金丹兮能轉
蜃龜鼉魚鼈莫不能化惟人不能悲夫

抱朴子仙經九轉丹經液經不暴骨於龍門辛氏三秦記河津一

名龍門大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終低頭於馬坂桓

上者為龍不上者魚故曰暴鰓龍門諒天造兮昧昧周易天嗟

鹽鐵論騏驎負鹽車垂頭於
太行之坂屠者持刀睨之

春賦

宜春苑中春已歸

漢宮闕名長安有宜春宮

披香殿裏作春衣

三輔黃圖

武帝時後宮八區中有披香殿謝朓玉階怨長夜縫羅衣

新年鳥聲千種囀二月楊

花滿路飛

炯曰樂府楊白花歌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

河陽一縣併是花

白帖

晉潘岳為河陽令遍樹桃李人號河陽一縣花

金谷從來滿園樹

晉書石崇鎮下邳崇有別

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沈約郊居賦石崇則雜果萬株

一叢香草足礙人

沈約宋書

蕭惠開為少府不得志寺內齋前香草蕙蘭悉鎚除

數尺遊絲即橫路

梁沈約三月三日詩

遊絲映空轉開上林而競入

晉衛宏漢舊儀上林苑中廣長三百里

擁河橋而

爭渡

晉書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舉觴屬預曰非

君此橋
不立也

出麗華之金屋

東觀漢記上微時過新野間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歎曰娶妻

當得陰麗華遂納后於苑漢武故事長公主指阿嬌好否帝曰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

下飛燕之

蘭宮

漢書成帝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學歌舞號曰飛燕漢王褒集九懷云彷徨兮蘭宮

釵朶多

而訝重

拾遺記魏文帝納美女薛靈芸有獻火珠龍鸞釵帝曰珠翠尚不勝況龍鸞之重乎

髻鬟

高而畏風

東觀漢記明德皇后美髮為四起大髻尚有餘繞髻三匝

眉將柳而爭綠

梁元帝詩柳葉生眉上

面共桃而競紅

古詩注後周宮人供奉者勝花子作桃花妝梁元

帝詩三月桃花合面影來池裏

三輔黃圖影蛾池武帝鑿池以翫月其傍起望

鵲臺以眺月影入池中使宮人乘舟弄月影名影蛾池亦曰眺蟾臺

花落衫中

陰鏗詩鶯啼歌扇後

花落舞衫前

苔始綠而藏魚麥纔青而覆雉

潘岳射雉賦麥漸漸以擢芒雉

鳴鳴而朝雉

吹蕭弄玉之臺

列仙傳蕭史教弄玉吹蕭作鳳聲鳳凰來止其屋秦穆公為作

鳳臺一旦皆隨鳳飛去

鳴珮臨波之水

魏曹植洛神賦凌波微步又鳴玉驚以偕逝

移

戚里而家富

漢萬石君傳高祖名石舊姊為美人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

皆居之故名

入新豐而酒美

西京雜記太上皇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沽酒賣餅

關難蹴踘高祖乃作

石榴聊泛

南史夷貊傳南海有樹遜國在海崎上有酒樹

似安石榴採其花汁

蒲桃醖醅

梁四公記高昌遣使獻蒲桃乾凍酒韻會醅酒

未熟芙蓉玉盞蓮子金杯新芽竹笋

謝眺詠竹詩新筍離故枝細核

楊梅

臨海異物志楊梅其子大如彈丸正赤五月中熟熟時似梅其味甜酸

綠珠捧琴至

晉書石崇妓人曰綠珠美而工舞捧琴未詳

文君送酒來

漢司馬相如傳相如盡賣車騎置酒

舍乃令文君當壚

玉管初調鳴絃暫撫

見馬射賦

陽春綠

一作水

水之

曲有陽春綠水

對鳳迴鸞之舞

西京雜記慶安世年十五為成帝侍中能

為雙鳳迴鸞曲 更炙笙簧

潘岳笙賦裁熟黃注黃以熟銅為之故云熟

還移箏柱

風俗

通箏絃柱十二擬今并涼二州箏形如瑟

月入歌扇

文選班婕妤怨詩裁成合歡扇團團

似明 花承節鼓

通禮義纂建鼓大鼓也夏加四足謂之節鼓按信和趙王看伎詩圓花釘鼓牀

協律都尉

漢外戚傳孝武李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射雉善歌舞武帝愛之以延年為協律都尉

中郎

典論魏文帝自叙曰藏貍貢良弓代獻名馬時歲暮春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於鄴西獵終

日獲麋鹿九雄兔二十魏志命公世子邳為五官中郎將停車小苑漢蕭望之傳署小苑東門候

連騎長楊

漢楊雄傳注長楊官在盤厓縣金鞍始被拓弓新長古史考拓樹枝

長而勁鳥集之將飛拓起彈拂塵看馬埒分明入射堂

越絕書射的山西有石馬是天池之龍種海錄碎事甘室壁方二丈謂之射堂

地有青海周圍千里海中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冬收之馬有孕所生得駒號曰龍種初

學記曰海一云朝帶乃荆山之玉梁北史周侯莫陳順傳趙青雀反順於

渭橋與賊戰因頻破之魏文帝解所豔錦安天鹿新綾

服金縷玉梁帶賜之詳哀江南賦

織鳳凰

陸剡鄴中記御府中

三月

一作日

曲水向河津日

晚河邊多解神

續齊諧記東晉對晉武帝曰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有金人自東而出奉

水心劔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伯諸侯因立曲水祠兆騫曰蔣子文傳會稽鄧侯東海有歌舞解神者按解

神如楚迎神之巫

樹下流杯客

並出荆楚歲時記三月三日土人飲水渚為流杯曲水之飲沙

頭渡水人

玉燭寶典元日至月晦人並為鋪食渡水士女悉煎裳酌酒於水湄以為度厄縷薄

窄衫袖

鄴中記石虎獵著金縷合歡袴劉熙釋名衫芟也衣無袖端也穿珠帖領巾魏志

馬韓以環珞為財寶或以綴衣為飾或以懸頸垂耳釋名領頸也以璽頸也

百丈山頭日欲

斜演繁露劈竹為大辦用麻繩連貫以為牽具是名百丈

三晡未醉莫還家

宋玉神女

賦晡夕之後注晡日落時也南史宋王誕傳上使人為汪敷讓婚表云召必以三晡為期

池中水影

懸勝錦

一作鏡夏中御別傳三月三日洛中王公已下並至南浮橋邊楔男則朱服曜路女則錦綺鏤

爛

屋裏衣香不如花

魏武帝令吾禁家內不得燒香其以香藏衣著身亦不得王訓詩衣

香十里傳

七夕賦

兔月先上

屈原天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兔在腹

羊燈次安

後漢李尤

金羊燈銘曰金羊戴耀作明以續

覩牛星之耀景視織女之闌干

吳均續齊

諧記桂陽城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暫詣牽牛古樂府北斗闌干注闌干橫斜貌於

是秦娥麗妾趙艷佳人窈窕名燕

揚雄方言秦晉之間
美貌謂之蛾美林為

窈美色為艷美心為窈
詩窈窕淑女詳春賦

逶迤姓秦

玉臺新咏邵陵王綸
車中見美人詩行步

絕逶迤古今注邯鄲美女姓秦名羅敷為王仁妻採桑
陌上趙王欲奪之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以自明古樂

府秦氏有好女自言名羅敷羅敷善採桑
採桑城南隅又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嫌朝妝之半

故憐晚飾之全新此時併捨房櫳劉孝威詩房櫳明月懸共往庭

中齊謝眺七夕賦縷條繁而貫矩針鼻細而穿空一作中非

荆楚歲時記七夕婦人結綵樓
穿七孔針或以金銀鑰石為針

蕩子賦

海錄碎事引子山蕩子賦曰
佩珠翠的釵梁粟填今本闕

蕩子辛苦逐征行直守長城千里城

史記蒙恬傳恬築長城臨洮延袤萬

餘里渡河據陽山魏陳琳飲馬長隴水恒冰合關山惟

城行窟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

月明

見小國賦

沉復空牀起怨娼婦生離

漢枚乘雜詩昔為娼家女今為蕩子

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紗幪獨掩

玉臺新咏梁劉孝威率爾成咏紗幪相向聞

羅帳

長垂

梁簡文帝咏龍燈絕句散文帝

新箏不弄

魏文帝詩悲箏擊新聲

長笛羞

吹

古歌辭云長笛續短笛願陛下保壽無極

當年桂苑

梁宗大詩帳馬臨桂苑

昔日蘭

閨

後漢皇后紀貨頌政蘭閨

羅敷總髮

古樂府云羅敷年幾何二十尚未滿十五頗有餘又頭上

倭墮

弄玉初笄

白虎通曰女子幼嫁必笄詳春賦

新歌子夜

晉樂志子夜歌者女

子名子夜造此聲孝武太元中瑯琊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人也舊舞前溪樂

志前溪歌者車騎將軍軍沈充所製樂府解題前溪舞曲也別後關情無復情梁簡文帝美女

篇云佳麗最關情奩前明鏡不須明而梁劉緩照鏡賦欲開奩合

歡無信寄楊方合歡詩但願長迴紋織未成臧紫緒晉無別合形一作軀

史竇滔妻蘇氏善屬文苻堅時滔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迴文詩寄滔辭甚悽切遊塵滿牀

不用拂鮑昭擬古詩牀細草橫階隨意生吳均行路難席生塵明鏡垢

細草前日漢使著章臺漢張敞傳敞為京兆尹為婦間道畫眉時罷朝會走馬章臺街

夫婿定應迴千古樂府陌上桑東方手巾還欲燥漢名臣千餘騎夫婿居上頭奏曰王

莽斥出太后憐之伏泣失色太后親
自以手巾拭淚古詩手巾掩口啼
愁眉即剝開華嬌

梁冀妻孫壽
作愁眉啼妝
逆想行人至迎前含笑來
湯惠休楚明妃
曲含姿綿視微

迎笑相

竹杖賦

按史臣曰信留長安雖位望通顯常有鄉
關之思今觀集中所載如傷心小園枯樹

鴛鴦等賦類皆寓哀江南
也悲涼慷慨情見乎辭

桓宣武平荊州

晉桓溫傳庾翼卒以溫為都督荊梁四
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

蠻校尉假節桓玄傳追
尊其父溫為武宣皇帝
外白有稱楚丘先生來詣門下

韓詩外傳楚丘先生披蓑帶素見孟嘗君君
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
宣武
桓公

曰名父之子

漢蕭育傳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才能除為功曹

流離江漢孤

之責矣及命引進乃曰噫子老矣鶴髮雞皮

後漢趙典傳贊大儀

鶴髮注白髮也列女傳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劉熙釋名咽如雞皮

蓬頭歷齒

宋王登徒子好

色賦其妻蓬頭

乃是江漢英靈

見傷心賦

荆衡杞梓

禹貢荆及衡陽

惟荆州左傳聲子曰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惟楚有材晉實用之

雖有聞於十室

論語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

幸無求於千里

孟子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

寡人有銅鑲靈

壽

廣志九真山靈壽杖

銀角桃枝

魏武與楊彪書曰今賜足下銀角桃枝一枚

開木瓜

而未落

廣志木瓜子可藏枝為杖疏一尺百二十節

養蓮花而不萎

晉五行志王敦

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花如蓮花五六日而萎落千寶以為狂花生枯木不可久也迎仙客於錦

市

神仙傳介象令人騎青竹杖自吳往蜀詳馬射賦

送遊龍於葛陂

後漢方術傳壺公以

竹杖與費長房曰乘此任所之長房垂杖須臾來歸投杖葛陂中視之則龍也先生將以養老

禮記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將以扶危後漢李尤靈壽杖銘乃制

為杖扶危定傾先生笑而言曰中國明於禮義史記魯仲連曰彼秦者

棄禮義而上閭於知人尚書皋陶謨禹心之憂矣惟我

生民雖復踈條勁柘

見春賦

促節貞筠

陳江總集宛轉歌云湘娥拭淚灑貞

筠沈約集咏簷前竹詩云杖端刻鳥後漢禮儀志八十

繁陰上翦茸促節下離離

杖端刻鳥

杖端以鳩為飾鳩者不噓之鳥也欲老人不噓
劉向別錄有角首圖麟
麟角杖豈能相

予此疾將予此身若乃世變朝市
晉陸機詩市朝互遷易年移陵

谷
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猿吟厲厲風霜珍黷
陸機樂府苦寒行云玄猿臨岸嘆文

選鮑昭蕪城賦飢鷹厲吻又稜
稜霜氣稜稜風威詳哀江南賦楚漢爭衡袁曹競逐
傷見

心獸食無草
文選曹植詩云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禽巢無木
魏武帝樂府月明星

稀鳥鵲南飛繞樹
三匝何枝可依於時無懼而慄不寒而戰
漢高五王傳魏勃股

戰而慄酷吏傳
胡馬哀吟
漢枚乘傳胡馬嘶北風羌笳悽轉
魏杜

賦序昔伯陽避亂入戎
遂為斯樂邈殆是崇親爰離絕妻孥流轉王闕寄書

後漢書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歸乃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望生入玉門闕超妹昭亦上書請超曰超有書與妾生訣

章臺留釧

晉記云王達妻衛氏太安中為鮮卑所掠路由章武臺留

恐不復相見

一書并釧訪其家通俗文曰環臂為之釧

寒闕悽愴羈旅悲涼

華陽國志汶山郡閬縣故

邛人邑邛都接寒關今省謝靈運詩運開生悲涼詳哀江南賦

疏毛抵於矰繳

三輔黃圖漢儀

注云飲飛具矰繳以射鳬雁

脆骨被於風霜髮種種而逾短

左傳昭公三年

齊侯田於莒盧蒲嬰泣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注種種短也哀公十一年公會吳子伐齊公孫揮命其

徒曰人尋約吳髮短

眉髟髟而競長

樊氏相法眉中長毫百二十歲按髟音標長髮貌

是

以憂幹扶疎悲條鬱結

文選漢枚乘七發云龍門之桐中鬱結之輪囷根扶疎以分離

宿昔傲醜

淮南子視毛牆西施猶顯醜也

俄然耆耄

曲禮六十曰耆指使周易則大耋之

嗟變田鳳於承宮

後漢書田鳳為尚書儀容端正每奏事靈帝目送之因題柱曰堂堂乎張

京兆田郎承宮傳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宮對曰臣狀醜不可以示遠

改陽文於馵茂

淮南

子不待傳粉芳澤而美者西

潘岳秋興

見二

嵇生倦遊

晉書嵇康傳嘗遊山澤令其得意忽焉忘返漢司馬相如傳長卿故倦遊

桓譚不樂

後漢桓譚傳譚

拜議郎給事中譚極言識之非經帝怒出為六安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

吳質長愁并皆年

華未暮容貌先秋予此哀矣雖然有以非鬼非魅乃心

憂矣

詩為鬼為魅又心之憂矣

未見從心先求順耳

論語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

所欲不踰矩

伯玉何嗟

莊子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

丘明惟恥

論語

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

拉虎狎

一作

熊余猶稚童

後漢方術傳華陀語吳普

曰吾有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以當導引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牙齒堅完

觀形察貌子實悲翁

晉陸機集鼓吹賦云詠悲翁之流思

別有九棘龐眉

三槐暮齒

漢武故事顏驕文帝時為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驕龐眉皓髮擢拜會稽都尉周禮朝士

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

孔光謝病

漢孔光傳光稱疾辭位太師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賜太師靈壽杖入省中用杖

袁逢致仕華

後漢書嘉平中袁逢為三老賜玉杖

吳淠不朝

漢吳王淠傳文帝賜吳王几杖老不朝

楊彪

喪子

後漢書揚彪子修為操所殺操問彪曰公何瘦之甚曰魏無日殫先見之明猶懷老牛砥牘之愛公

為之改客文帝引彪待以明公此贈或非乖禮先生乃客禮詔賜延年杖及馮几

歌曰杖藜促節

莊子原憲杖藜應門

白藿同心

爾雅拜蒿藿注蒿藿亦似藜疏此亦

似藜而葉大者名拜一名蒿藿莊子云藜藿柱宇是也

終堪荷篠

論語有丈人荷篠

自

足驅禽

未詳

一傳大夏

左思蜀都賦大夏之邑

空成鄧林

山海經夸

父棄其杖化為鄧林

印竹杖賦

沉冥子遊巴山之岑取竹於北陰

揚子蜀莊沉冥註侯已曰嚴君平常病於

事沉寘而死軒轅本紀帝使伶倫往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嶰谷採龍鍾之竹取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三寸七分吹之為竽嫵娟高節東方朔七諫嫵娟之脩竹生於潭黃鍾之音節竹植於山節竹植於山堪為杖寂歷無心梁江淹燈賦寂歷冬暮霜風色古露染班

深每與龍鍾之族

注見

幽翳沉沉

魏王粲思友賦身既逝兮幽翳

文不

自殊質而見賞

晉戴顓之竹譜質雖含文須膏乃褥

蘊諸鳴鳳之律

漢律歷志

黃帝使伶倫取竹嶰谷制十二簫以聽鳳之鳴

制以成龍之杖

鄧德明南康記南野縣有衍士

陳憐其人通靈夜嘗乘龍還家

枝條勁直

晉蘇彦平竹杖銘秀矣雲

竹勁直

璘斌色滋

梁任昉答到建安餉杖詩定是湘妃淚潛灑遂璘斌又勞君尚齒意矜此

杖鄉和輪人之不重

禮記雜記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闕轂而輟輪

者於是也爵

待羽客以相貽

楚辭仍羽人於丹丘注羽人飛仙疑用費長房事見

竹杖

青春欲暮

楚辭青春受謝白日照

白雲來遲

晉陶潛集閒情賦白雲依山

謀於長者操以從之

曲禮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

執末而獻無因

自持

曲禮獻杖者執末

諸蔗雖甘不可以倚

劉向杖銘都蔗雖甘殆不可杖彼

藜雖實不可以美

見竹杖賦

未若處不材之間當有用之始

莊子行山見大木之葉茂盛採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為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魯分以爵

注見

漢錫以年

見竹杖賦

昔尚爾齒

注見

今優我

賢晉殷允杖銘翼德扶耆舍杖書橫几國語左史倚相

之諫註誦訓王師所玉塵疑作筵周禮天府凡國之玉

大祭大喪則出而筵則函之以後周禮伊耆氏掌國之大

陳之詩或肆之筵則函之以後祭祀共其杖咸軍旅授

有爵者杖共王之齒杖注咸讀為函老臣雖杖拂之以

前曲禮進几杖者拂爾其摘芳林沼謝靈運永嘉記百

摘供行樂軒除漢楊惲報孫會宗間尊卑之垂悅當作

禮尊卑垂悅隨上下之遊紆夫寄根江南淼淼幽潭注見傳

節大夏悠悠廣野

見竹賦

豈比夫接君堂上之履

曲禮侍

者履不為君座右之銘文選座右銘註後漢崔瑗字子玉兄璋為人所殺手刃其讐作

銘自戒常置座右故曰座右銘古逸而得與綺紳瑤珮

出芳房於蕙庭江淹集扇上綵畫賦出入玉帶與綺紳謝偃聽歌賦動瓊佩出蘭房

象戲賦

藝文類聚周王褒象經序一曰天文以觀其象天日月星是也二曰地理以發其形

地水木金土是也三曰陰陽以順其本陽數為先本於天陰數為先本於地是也四曰四時以

正其序東方之色青其餘三色例皆如是也五曰算數以通其變俯仰則為天地日月星變

通則為水火金木土是也六曰律呂以宣其氣在子取未在午取丑是也七曰八卦以安其位

至震取兌至離取坎是也八曰忠孝以敦其教出則盡忠入則盡孝是也九曰君臣以事其禮

不可以貴凌賤直而為曲不可以卑畏尊隱而無犯是也十曰文武以成其務武論七德文表四教是也十一曰禮儀以制其則居上不驕為下盡敬進退有度可法是也十二曰觀德以考其行定而後求義而後取時然後言樂然後笑是也或升進以報德義以遷善或黜退以貶過事在懲惡或以沉審為貴正其瞻視或以拘齊為功明其糾察得失表於隆替在賤必申怠敬彰於勸沮處尊思屈片言崇於拱璧一德踰於華袞按北史周武帝紀保定四年帝製象經成集百僚講說北史文苑傳云令王褒注之藝文云武帝造象戲而子山表亦云臣讀象經并觀象戲意象經者猶鮑宏之博塞經故賦云披圖久玩開經熟尋也惜此經與注俱不傳終不明象戲為何物耳表則又有天之渾蓋等語似以璣衡渾儀之類造為戲具者姑以俟之博識以

觀夫造作權輿

爾雅權輿始也

皇王厥初

詩皇王后帝法凝陰又厥初生民

於厚德

周易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又履霜堅冰陰始凝也

仰沖氣於清虛

老子

沖氣以為和又天無以清恐將裂山海經羲和東方國名日所由過也每日出二國人為御推而升太虛於

是綠簡既開

後漢書吳恢欲殺青簡以寫書

丹局直正

晉天文志周髀家云天圓如張

蓋地方理洞研幾以極深而研幾也

窮源作聖

尚書

睿作

若扣洪鐘

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小則小鳴扣之以大則大鳴

如懸明

鏡

見小白鳳

遙臨

西京雜記揚雄著太玄夢吐白鳳

黃雲高映

春秋孔演圖

將興黃雲升於堂

可以變俗移風

尚書畢命既歷三紀世變風移

政曲禮非禮威嚴不行是以局取諸乾
繫辭乾為圖仍圖上玄

漢揚雄傳甘泉賦云月輪新滿惟漢十世將郊上玄
太子樂人歌四章以贊

太子之德其日暈初圓晉書元帝紀有神璽出於江寧
其二曰月重輪其文曰長壽萬年日有重暈

模羽林之華蓋漢外戚傳上官桀少時為羽林期門郎
輒御寫明堂之壁泉桓譚新論王者作圓池如壁形

以為輿繫辭坤為地剛柔卷舒繫辭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若方鏡而

無影見哀江似空城而未居見小促成文之畫繫辭通

成天地亡靈龜之圖河圖云天與禹洛出書馬麗千金

謂神龜負文列背而出

之馬

韓子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

符明六甲之符

漢武內傳

上元夫人與王母既會武帝謂曰阿母發五岳真形雖親妙理而無六甲靈飛之符凡十二事何以總攝萬靈

帝曰願賜指教於是摺笏當次

二禮圖曰士笏飾以象骨大夫飾以魚鬚

依辰就席

尚書疏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

回地理於方珪轉天文於圓璧

周易疏天圓地方謝惠連雪賦既因方而為珪亦遇圓而成璧

分荆山之美玉

見哀江南賦

數藍田之珉石

三秦記藍田出美玉

南行赤水之珠

莊子黃帝遊於赤水之北

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旋歸遺其玄珠

北使玄山之策

吳越春秋禹按黃帝中經歷曰在於

九疑山東南天柱號曰委宛山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山血白馬以祭之因

夢見赤繡文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東顧謂禹曰欲得吾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乃發書得通水

之居東道而龍青出西關而馬白曲禮左青龍而右白虎史記冒頓圍高祖

於平城所騎西方盡白馬東方盡既舒玄象晉謝安傳

青龍漢書天馬徠循東道詳二卷象聊定金枰說文基昭日月之光景謝靈運初發石

景乘風雲之性靈周易雲從龍風從虎張融集答取四

方之正色漢書注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與之用五德

之相生漢律歷志土生金故為金德金生水故為水德水生木故為木德木生火故為火德火生土故

德為土從月建而左轉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月注月謂

斗柄所建每月建一辰自建寅至

建丑凡歷十二朔而為一歲則有十二月之位也桓譚
新論揚子雲因衆儒之說以天為常左旋日月星辰隨

而東起黃鍾而順行漢律歷志陰陽相生自黃陰翻則

顧兔先出見七夕賦陽變則靈鳥獨明淮南子日中有跋烏

三足鳥也鳥而三距陽之數其數奇況乃豫遊仁壽夏諺曰吾王不遊吾

何以助晉書有仁壽殿行樂徽音洛陽宮殿簿水影搖日花光照

林乍披圖而久玩穆天子傳河伯乃與天子披或開經

而熟尋雖復成之於手終須得之於心列子泰豆曰得

心乃有龍燭銜花左思吳都賦尋木龍燭注龍燭鍾金

欽定四庫全書

月窟屏風記
卷一

鑪浮氣

藝文類聚
香鑪一枚

魏武上雜物疏御物三十種有純金

氣月落桂垂

虞喜安天論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星

斜柳墜

史記天官書二十八宿有柳七星

猶豫樞機

屈原雜騷心猶豫而狐疑繫辭樞機

之發榮辱之主

嫵疑涇渭

曲禮禮所以決嫵疑三秦記涇水入渭與渭水合流三百里清濁不相雜

顧望回惑心情怖畏

起世經怖畏不安諸毛皆豎

應對坎而衝離忽

當申而取未

鏡賦

天河漸沒

梁何遜集怨詩云曉河沒高棟

日輪將起

列子日初出大如車輪燕噪

吳王

虞氏家記吳小城白門蓋吳王闔閭所作也至烏

驚御史

漢書朱博為御史大夫府中列栢樹嘗有野玉

花簾上

有東宮舊事太子納妃金蓮帳裏石虎鄴中記冬

白繡為裏名復帳帳之四角安純金銀鑿縷香鑪始摺

屏風

龍輔女紅餘志陽文張玳瑁屏風黃金為屈膝長

屈膝屏風新開戶扇漢霍光傳黃門朝光晃眼早風吹面臨

桁下而牽衫

韻書桁竹竿也唐杜甫詩翡翠鳴衣桁蓋本此就箱邊而著釧

昌傳呂后側

宿鬟尚捲

梁簡文帝詩眠鬟壓落花

殘妝已薄

梁江總紫騮馬

欽定四庫全書

庚子府學錄
卷一

三九

詩殘妝
尚有啼無復脣朱

晉左思嬌女詩
濃朱衍丹脣

纔餘眉萼

見春賦

靨上

星稀黃中月落

酉陽雜俎近代妝尚靨如射月曰黃星靨靨鈿之名蓋自孫吳鄧夫人也玉臺

新咏徐君舊詩飾面停妝成更點星梁簡文帝詩約黃能效月

鏡臺銀帶本出魏宮

魏武

上雜物疏鏡臺本出魏宮中有純銀參帶鏡臺一

能橫却月

龍輔女紅餘志燕昭王賜旋娟以金

梁却月之釵玉角紅輪之輦

巧挂迴風

班固西京雜記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在昭陽上襪三十

五條其一龍垂匣外鳳倚花中

龍輔女紅餘志淑文所寶有對鳳垂龍玉鏡臺

淑文名婉姓李氏賈充妻謝朓鏡臺詩對鳳臨清水垂龍挂明月

鏡乃照膽照心

西京雜記

高祖初入咸陽宮有方鏡廣四尺九寸表裏有明人來照之則倒見以手掩心來即腸胃五臟歷然無礙又女

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常難逢難值縷五色之

蟠龍晉東宮舊事銀華金薄鏡三副刻千年之古字梁劉

鏡賦背後銘山雞看而獨舞異苑山雞愛其羽毛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公

子蒼舒令置大鏡其前海鳥見而孤鳴范泰鸞鳥詩序昔屬賓王結且

峻卵之山獲一鸞鳥王甚愛之三年不鳴其夫人曰嘗聞鳥見其類而後鳴何不照鏡以映之鸞覩影悲鳴而

絕臨水則池中月出照日則壁上菱生王子年拾遺記有如石之鏡此

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謂之月鏡飛燕外傳飛燕始加

大號婕妤奏上三十六物以賀有七尺菱花鏡一奩

鶴齡曰李巨仁鏡詩無暫設裝奩還抽鏡見蕩競學

生情

曹植洛神賦柔情

爭憐今世

妒記桓大司馬以李

之曰阿姊見汝不憐何況老奴

鬢齊故畧

劉孝威和定襄侯初筭詩合髮仍昔髮畧鬢即前絲

眉平猶剔飛花塼子次第須安朱開錦躑躅黛蘸

一作油

檀

未詳釋名曰黛代也滅去眉毛以此畫代其處也

脂和甲煎

蔡邕女戒脂則思其心之和晉

傳玄樂府粉加甲煎名香薰釐父納迴光

澤漬香蘭

蔡邕女戒澤髮則思其心之潤屈原九歌浴蘭

湯兮沐芳華

量髻鬢之長短度安花之相去懸媚子於搔頭

西京雜記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為之

拭釵梁於粉絮梳

頭新罷照著衣

晉東宮舊事皇太子納妃有著衣大鏡

還將妝處取將歸

暫看絃繫

西京雜記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宛轉絲繩繫身毒國寶鏡一枚大

如八銖錢舊傳此鏡見妖魅得佩之者為天神所福懸知擷紒一作縵非晉五行志婦人結髮者既

成以繒急束其鬢名曰擷紒衫正身長裾斜假襍一作

攀非按襍衣真成箇鏡特相宜不能片時藏匣裏梁簡文帝

鏡詩全開暫出園中也自隨

燈賦

九龍將暝

山海經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為晝三爵行

棲見象瓊鈎半上鮑昭玩月詩始出西若木全低見馬射賦

憲藏明於粉壁

漢官儀省中皆胡粉塗壁故曰粉署劉孝綽對雪詩浮光亂粉壁

柳助

暗於蘭閨

見蕩子賦

翡翠珠被

宋玉招魂

珠被爛齊光

流蘇羽帳

摯

晉

虞決疑要註天

子帳流蘇為飾

舒屈膝之屏風

見鏡賦

掩芙蓉之行障

晉書

石崇與王愷奢靡相尚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敵之鮑昭詩七綵芙蓉之羽障

秦后之牀

樂府解題有秦女捲衣言解衣以贈所歡也

送枕荆臺之上

宋玉高唐

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間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

之而去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岵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乃有百枝同

樹王朗三秦

故事百華燈樹正月朔朝賀殿下設於三陳銳曰傳玄朝會賦華燈若乎火樹熾百

枝之煌煌四照連盤

張敞東宮舊事太子納妃有金塗四尺長燈銀塗二尺連盤燈江總夜望山燈

詩百花疑吐夜四照似含香

香添然蜜

南方草木狀交趾有蜜香樹龍輔女紅餘志麗丘出嘉蜂

釀蜜如雪和諸香為凡薰衣數年不散梁簡文帝對燭賦見蜜淚之蹉跎

氣雜燒蘭

宋玉招魂蘭膏

明燭華容備

燼長宵久

則去之為燼不見跋注跋本也燭盡

光青

夜寒

晉張華雜詩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朱火青無光蘭膏坐自凝

秀華掩映

漢禮樂志

安世房中歌曰金支秀華張晏曰金支百二十支秀華中主有華艷

虬膏照灼

淮南子萬畢衍取虬

脂為燈置水動鱗甲於鯨魚

西京雜記秦有青玉五枝燈下作蟠螭口銜燈然則

鱗甲皆動魏殷臣鯨魚燈賦普彼鱗族莫與之京又髻甲舒張

燄光芒於鳴鶴

王筠燈檠詩鳴

鶴映水池說文榜也本

蛾飄則碎花亂下

崔豹古今注
飛蛾善拂燈

一名火花晉張協詩飛蛾拂

風起則流星細落

李陵贈
蘇武詩

瀝滴如
流星
況復上蘭深夜

三輔黃圖上林苑有上蘭
館沈約詩置酒過上蘭

中山

醕清

博物志劉玄石曾於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千曰
酒飲之至家大醉其家不知以為死葬之後酒家

計向千曰往視之云已葬於是開棺
醉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曰

楚妃留客

晉石崇
楚妃歎

序楚妃歎莫知其由楚之賢妃能立德垂名於後惟
楚妃馬故歎詠之景差大招長袂拂面善留客只
韓

娥合聲

列子秦青曰昔韓娥為曼聲
長歌一里老幼喜躍忤舞

低歌著節游絃絕

鳴

嵇康琴賦鷗雞游絃
呂延濟曰並曲名

輝輝朱燼

國語火無灾曰輝梁
徐伯陽詩青樓含照

本暉暉古詩
朱火然其中
燄燄紅榮

尚書盤庚無
若火始燄燄

乍九光而連彩
漢武

內傳西王母至日
除宮內然九光之燈

或雙花而並明
寄言蘇季子應知

餘照情

戰國策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夫江
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

之無燭者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
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

對燭賦

龍沙雁塞甲應寒

後漢班超傳贊咫尺龍沙梁州記梁
州縣界有雁塞山傳云此山有大池

水雁棲集之故名木蘭
歌寒光照鐵衣本此

天山月沒客衣單

漢書天山冬
夏有雪沈約

詩秋至
客衣單燈前桁衣疑不亮

見鏡

月下穿針最覺難

見七夕賦

刺取燈花持桂燭還却燈檠下燭盤

梁簡文帝對燭賦挂同心之明燭施

雕金之麝盤詳燈賦鑄鳳銜蓮圖龍並眠

班固西京雜記長安巧工丁緩作恒滿燈九龍

五鳳雜以芙蓉蓮耦之奇徐樹敏曰梁簡文帝對燭賦眠龍傍繞倒鳳雙安

燼高疑數翦心

濕暫難然銅荷承淚蠟

拾遺記周穆王行有鳳腦之燈水荷以蓋其上鐵欽染

浮烟本知雪光能映紙

宋齊記孫康家貧嘗映雪讀書復訝燈花今得

錢目西京雜記陸賈對樊噲曰蓮帳寒檠窻拂曙

王褒日出東南

陽行陽窻臨玉女蓮帳照金鋪筠籠薰火香盈絮

東宮舊事太子納妃有漆畫手巾薰籠二

大被薰籠三衣薰籠三玉臺新傍垂細溜

梁劉緩秋閨詩燭溜花行

咏費昶咏照鏡詩拂絮且憐香

滿上燒一作飛蛾以洞冥記漢武帝燃芳蕙燈光清寒入

見燈燄暗風過梁劉孝威和蕭東楚人纓脫盡說苑楚

羣臣酒曰暮燭滅有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

告王趣火來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顯

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燕君書誤多韓子鄭人有遺

皆絕去其冠纓然後舉燭燕相國書者夜

書謂持燭者曰舉燭而誤書舉燭燕相夜風吹香氣隨

受書曰舉燭高明者舉賢而任之

鬱金苑城西征記洛陽芙蓉池魏曹植詩逍秦皇辟惡不

足道未詳按秦嘉與婦書曰今奉麝香漢武胡香何物

奇博物志漢武帝時弱水西國有人乘毛車以渡弱水

來獻香者大如燕卵三枚與棗相似後宮中大疫西

使乞燒所貢香一枚以辟疫氣
病者並差九月餘日香猶不歇
晚星沒芳蕪歇還持照

夜遊

古詩畫短苦夜詎減西園月

魏曹植公讌詩清夜
西園遊飛蓋相追隨

明月澄清景
列宿正參差

枯樹賦

何焯曰朝野僉載載梁庾信初至北方文
士多輕之將枯樹賦示之自後無敢言

殷仲文風流儒雅海內知名代異時移出為東陽太守

常忽忽不樂顧庭槐而歎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

通考
婺州

吳置東陽郡晉宋齊因之梁陳置金華郡晉殷仲文傳
仲文少有才藻桓玄篡位引為佐命及帝反正仲文至
大司馬府府中有老槐樹顧而歎曰此樹婆娑
無復生意常怏怏不得志忽遷為東陽太守
至如白

鹿貞松

廣州先賢傳丁茂至孝母終負土治塚列植松百白鹿遊乎左右

青牛文梓

錄異

傳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泰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

根柢盤魄

魏王粲槐樹賦植根柢其弘深

山崖表裏挂何事而銷亡

漢書

李夫人卒武帝作賦云秋氣惜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

桐何為而半死

見傷心賦

昔之

三河徙植

未詳按西京雜記茂陵富人袁廣漢於北邙山下築園後沒入為官園鳥獸草木皆移植

上林苑中九畹移根

離騷既滋蘭之九畹兮注十二畝為畹

開花建始之殿

魏武

帝紀注帝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使工蘇越徙美梨掘之根傷盡血出

落實睢陽之園

左傳

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漢書梁孝聲含解谷見
王築東園方三百里廣睢陽城七十里

竹枝曲抱雲門蔡邕獨斷黃帝樂曰雲將雛集鳳新玉臺

古樂府隴西行桂樹夾道生青龍比翼巢鴛搜神記宋

對道隅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比翼巢鴛搜神記宋

登臺遂自投臺下遺書於帶願以尸骨賜馮合葬王怒

使里人埋之塚相望也宿昔有交梓樹生於二塚之端

旬日而大合抱屈體相就根交於下又有鴛鴦雌雄各

一恒棲樹上交頸悲鳴宋人哀之號其木曰相思樹

北宮曰琴操孔子遊於隅山有梓樹上有孤鷄乃承而

歌之爾雅南方有比翼鳥臨風亭而唳鶴南史宋徐湛

不比不飛其名曰鷄鷄臨風亭而唳鶴南史宋徐湛

有高樓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瑟果對月峽而吟

作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遊玩之適對月峽而吟

猿庚仲雍荆州記巴郡江州有明月峽峽首南峯石壁有圓孔形如滿月因以為名峽程記三峯即明月峽

巫山峽廣谿峽其瞿唐灘瀕燕子屏風之類皆不與三峽之數宜都山川記行者歌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

三聲淚乃有拳曲擁腫莊子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本擁腫不中繩墨小枝拳

曲不中規矩盤坳反覆熊彪一作顧盼異苑熊有居大樹孔

虎魚龍起伏節豎山連論語山節藻梲包咸曰節柄也刻鏤為山梲者梁上楹畫為藻

文藻水草也文橫水感渭生曰說文感迫也匠石驚視莊子匠石之齊見櫟社樹觀者

如市匠石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說公輸眩目墨子公輸般為雲梯禮記鄭注曰公輸匠師也

多技巧者也趙岐孟子注曰雕鐫始就宋何承天集安邊論云此所課

公輸子名般魯之巧人也

仗並加雕鐫

剗剗仍加

文選嵇康琴賦施公輸之剗剗注剗斤各也

平鱗鎡甲

釋名

鱗平削也魏文帝賦不交錯而龍鱗周易雷雨解而百果草木皆甲拆

落角推牙

魏繁欽柳賦順

肇陽以吐牙

重重碎錦片片真花紛披草樹

見小賦

散亂烟霞

張正見怨詩桃李雜烟霞

若夫松子

疑作松梓

古度平仲君遷

左思吳都賦松梓古

度平仲君遷注古度不花而實子皆從皮中出大如石榴正赤初時可煮食也平仲實白如銀君遷白似甘焦

子如馬乳森梢百頃槎枿千年

張衡東京賦山無槎枿注斜斫曰槎斬而復生曰枿秦

則大夫受職

漢官儀秦始皇上封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松下因封其松為五大夫

漢則將

軍坐馬

見哀江南賦

莫不苔埋困壓鳥剥蟲穿

宋袁淑俳諧集左氏詩曰

南山有鳥自名啄木。饑則啄樹，暮則巢宿。漢書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卧地，一朝起生，枝葉有蟲蝕其葉，為字曰公低。垂於霜露，撼頓於風烟。東海有白木之廟，孫病已立。

荊州圖記：鄭縣東百步有白榆，連理。西河有枯桑之社，樹異根，合條合四丈餘，土民奉為社。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初，晃之遷於龍城，植松為社。主及秦滅燕，大風吹拔，後數年度，社處忽有桑二根。

生焉。先是，遼州無桑及鹿，通於北陸，以楊葉為關。詳南晉求種江南，平州之桑由晃始。

陵以海根作冶。地理志：南陵有海根，治兆寬曰：宋書百官志：衛尉晉江右掌冶鑄，領冶令三。

十九戶五千三百五十，治皆在江北，而江南小山則叢，惟有梅根及冶塘二治，皆屬揚州，不屬衛尉。

桂留人。王逸楚辭序：漢淮南王安好士，八公之徒分造詩賦，或稱大山、小山，其招隱士為桂樹叢生兮。

山之幽偃蹇連拳兮枝相樛

扶風則長松繫馬

晉劉琨扶風詩繫馬長松下

豈獨

城臨細柳之上

見馬射賦

塞落桃林之下

左傳晉侯使屠嘉守桃林之塞注今

潼關是也

若乃山河阻絕飄零離別拔本垂淚傷根瀝血

及

周書枝之

美也拔其本魏志注伐濯龍祠而樹

火入空

心抱朴子山中夜見火光者

膏流斷節

漢武內傳藥有松栢之膏服之

可延年抱朴子松樹之三千歲者其

橫洞口而欹卧頓

山腰而半折文衰者百圍冰碎理正者千尋瓦裂

一作文衰

者合體俱碎理正者中心直裂戴癭藏

一作銜

瘤南方草木狀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瘤癭

一夕遇暴雷驟雨其樹贅暗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巫
取之作術有遁神之驗取之不法則能飛去徐樹屏

曰晉杜預傳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瘳憚其智計以藏
鮑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瘳輒研使白題曰杜預頸藏

穿抱穴木魅暘暎

一作暘暎魅山鬼按暘暎音易悶木山精妖孽見

賦園
況復風雲不感羈旅無歸未能採葛

吳越春秋采葛越婦人傷越王

用心乃作若何之歌曰嘗膳不苦味若飴今我採葛以作絲

還成食薇

見哀江沉淪

窮巷

漢陳平傳平家貧好讀書負郭窮巷以席為門

蕪沒荆扉

晉陶潛歸田園居詩白日掩荆

扉
既傷搖落彌嗟變衰

見傷心賦

淮南子云木葉落長年悲

斯之謂矣乃為歌曰建章三月火

漢項籍傳籍字羽屠咸陽燒其宮室火三

月不減詳馬射賦

黃河千里槎

見哀江南賦

若非金谷滿園樹即是

河陽一縣花

見春賦

桓大司馬聞而歎曰昔年移柳依依

漢南今看搖落悽悽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晉桓溫傳

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為瑯琊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泣然流涕

鴛鴦賦

盧姬小來事魏王

古今注魏武帝宮人有盧女者故冠軍將軍陰叔之妹年七歲入漢宮學

鼓琴善為新聲自有歌聲足繞梁

杜氏通典周哀有韓娥東之齊至雍門匱糧鬻歌假食既

而去餘響繞梁三日而不絕

何曾織錦

見蕩子賦

未肯挑桑

見七夕賦

終歸薄

命

樂府佳麇四十七曲中有妾薄命魏曹植集有妾薄命篇其事出於漢許后傳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

著罷空牀

見蕩子賦

見鴛鴦之相學還敬眼而淚落南陽漬

粉不復看

荊州記陽縣粉水源出房陵取其水為粉鮮潔異於餘水

京兆新眉遂嬾

約

見蕩子賦

沉復雙心並翼

古今注鴛鴦一名匹鳥沈約白紵曲雙心一影俱迴翔鮑昭舞

鶴賦並翼連聲

馴狎池籠浮波弄影刷羽垂風

文選沈約詩共刷羽同搖漾

飛簷瓦全開魏宮

魏志文帝問周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墜地化為鴛鴦何也宣對曰後宮當

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卒黃門令奏宮人相殺俱棲梓

樹堪是韓馮

見枯樹賦

若乃韓壽欲婚

世說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女於

青瑣中見壽悅之與之通充見女盛自拂拭又聞壽有異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衣歷月不歇充疑壽與

女通取左右婢拷問之婢以狀言充祕之以女妻壽

溫嶠願婦

劉義慶世說劉聰為玉鏡臺溫嶠為

劉越石長史北征得之後娶姑女下焉

玉臺不送胡香未有必見此之雙

飛

梁元帝駕鸞賦雙飛兮不息

覺空牀之難守

庾子山別錄

見宋葉廷珪海錄碎事愁樂門

愁賦

誰知一寸心乃有萬斛愁

又

攻許愁城終不破
蕩許愁門終不開
何物煮愁能得熟
何物燒愁能得然
閉門欲驅愁愁終不肯去
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人處



庾開府集箋註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庾開府集箋註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史光揚

欽定四庫全書

庾開府集箋註卷二

周庾信撰

吳江吳兆宜註

哀江南賦

并序 宋玉招魂曰魂兮歸來哀江南尚璣曰王逸離騷經章句哀王遷屈

原於江南九章章句屈原放於江南之楚今屈

原宅在荊州墓在湘陰是宋玉所云哀江南專

指江湘間也又史記高帝紀項羽令衡山臨江

王擊殺義帝江南地在郴州魏志武帝紀赤壁

戰不利引軍歸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蜀志諸

葛亮傳曹公敗於赤壁先主遂收江南指長沙

四郡而言益秦漢以來荆郢上游皆稱江南也
至建康之稱江南則始見於吳志注引吳錄魏
文帝觀兵廣陵臨江歎曰天所以隔南北也張
昭傳魏使邢貞入門不下車昭謂曰豈以江南
寡弱無尺寸之刃故乎又晉書王導傳賀循顧
榮江南之望陸機辨亡論亦曰大江之南非乏
俊也則自三國至六朝江表亦稱江南今賦中
前叙臺城之亂則所哀在建康後悲元帝之禍
則所哀在江陵而吳會荆郢適俱有江南之名
故摘招魂哀江南之語以名其賦兩意雙闕獨
註建康者非且信本傳常有鄉關之思
信本家江陵鄉關之地其有所屬明矣

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

樹穀曰
以上叙

國事

王洄曰梁書武帝紀太清二年冬十月己酉侯
景自橫江濟采石辛亥景師至京按太清二年歲在戊

辰十月為建亥之月後漢光武替炎政中微大盜移
國王潛曰楊雄潤州箴曰江寧之邑楚曰金陵秦始

皇本紀土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
本傳臺城陷後信

崩凡解傳注荒谷楚地
尚書民墜塗炭
華陽奔命有去無歸陸繁昭曰承聖三

魏是年冬江陵陷信遂留北按西魏都關中
在華山之陽左傳聲子曰楚疲于奔命
中興道銷

窮於甲戌梁書元帝紀承聖三年十一月于謹入江陵
帝被執按是年歲在甲戌
洄曰劉向傳宣

王賢而中興袁宏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
國名臣贊運極道消
湑

按通鑑後主劉禪以羅憲將兵守永安及成都敗得禪
手敕憲率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左傳晉人執我行人叔

孫姑館諸其舍子服昭伯天道周星物極不反
于他邑注別囚之詳馬射賦
月令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周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傳燮黃歇傳物至則反冬夏是也洄曰易有天道焉

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渭生

曰陸龜蒙小名錄後漢傳變為漢陽太守時冀郡羌反建國郡城變子幹曰顧大人歸鄉里變呼幹小字曰別

試汝知我心耶聖達節次守節生亂世何處求生鮑昭詩身世兩相棄東觀漢記袁安為司徒每朝會憂念

王室未嘗不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一作杜元凱之平生並有

著書咸能自序後漢桓譚論譚字君山著書二十九篇號曰新論晉杜預傳預字元凱著春秋

經傳集解繁強曰太平御覽載預自序曰少而好學在官則觀于吏治在家則滋味典籍問若璩曰幼讀

駱賓王檄袁君山之流涕未識何人若謂袁安安字劬公後讀此賦方悟賓王蓋誤記袁安桓君山為一人耳

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辭賦先陳世德

潘曰世說晉潘

岳作家風詩

陸機集有祖德述先二賦又文賦云咏世德之駿烈

信年始二毛即逢喪

亂貌是

一作狼狽

流離至於暮齒

繁昭曰滕王道序歲在己亥信春秋六十有七計逢

亂之歲年三十六故引潘岳事為比歷魏事周至隋開皇元年卒時已六十九矣是賦作于周時故云暮齒

洄曰左傳不禽二毛晉潘岳秋興賦序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詩天降喪亂左傳以是貌諸孤詩流離

之子潘曰謝靈運詩願年追暮齒若璩曰信傷心賦序二男一女並得勝衣金陵喪亂相守亡歿故貌是

流離正用劉琨廣絕交論語文苑英華以貌是作狼狽非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

逢泣將何及

洄曰魏文帝燕歌行曰別日何易會日難山川悠悠路漫漫後漢書陸績悲泣不

自勝列子燕人生長于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同行者
誑之指舍曰此君先人之廬乃潛然而泣葉舒崇曰
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楚老惜蘭芳李善註引漢書龔
勝卒有父老弔之曰蘭以苦自燒膏以明自煎嗟乎龔
生竟天天年非吾畏南山之雨未詳忽踐秦庭左傳中已
徒也按勝楚人

師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七日哀讓東海之濱
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遂餐周粟

本傳江陵平拜信使持節撫軍將軍都督周
孝閔帝踐祚封臨清縣子後進爵義成縣侯

累官司宗中大夫舒崇曰孟子太公避紂居東海之
濱史記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

食下亭漂泊高

一作

橋羈旅

後漢獨行傳南陽孔嵩辟
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

共竊其馬水經注門水右注漢水謂之高橋谿口渭
生曰許靖與曹公書曰漂薄風波薄與泊同左傳陳

敬仲曰羈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漢書戚夫人泣

涕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西京賦取樂今日曹植

關雞篇衆賓進樂方莊好魯酒薄而邯鄲國傳曰非我

無酒可追為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

為主潘曰班固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漢藝文志左史記言洵曰嵇康琴賦序稱其材幹則以

危苦為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為主日暮塗遠一作窮人間何世史記伍子胥傳子胥

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莊子有

人間世篇舒崇曰潘岳秋興賦放曠乎人間之世

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後漢馮異傳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

大樹壯士不還寒風蕭瑟宋玉九辨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詳小園賦荆壁

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

史記蘭相如傳

秦王欲以十五城易趙王和氏璧蘭相如奉璧見秦王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因始璧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

無意償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于柱矣因持璧睨柱秦王恐破璧乃謝相如魏文帝

與鍾會書不損連城之價左傳晉士莊子為載書周禮王府若合諸侯則供珠盤玉敦注珠盤以珠飾盤所以

盛斗耳玉敦以玉為敦所以盛血盟會用之洄曰史記平原君傳平原君與楚合從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

階而上責楚王楚王唯唯遂曰從定乎王曰定矣毛遂捧銅盤而跪進之楚王遂定從而歸鍾儀君

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

滑曰左傳晉侯觀于

軍府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問其族曰伶人也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

楚囚君子也昭公十三年同盟于平丘晉人執季孫韓
宣子使叔魚歸季孫曰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于西
河其若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王充論衡禽息碎首
以達其友包胥注見

前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說苑下蔡威公閉門而泣
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

且亡吾國釣臺移一作柳非玉關之可望未詳華亭鶴唳豈

河橋之可聞樹穀曰以上竝自序晉書陸機為長沙
王人敗于河橋孟玖譖于成都王穎殺之

將刑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孫策以天下為三分眾纔一旅項籍用

江東之子弟人惟八千渭生曰諸葛亮出師表天下三
分洄曰吳志策父堅薨策載

母就吳景因緣召募得數百人從袁術術以堅眾還策
遂定江東吳志陸遜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

大業史記項籍殺會稽守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及後敗自笑曰我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

二句見賈誼過秦論

豈有百萬義師

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馬

繫昭曰南史侯景傳援兵至北岸衆號百萬後

皆敗走又景常戒諸將曰破柵平城當淨殺之令天下知我威名故諸將戰勝專以焚劫為事斬义人如草芥渭生曰戰國策帶甲百萬蔡琰詩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詳舒崇曰孫子卷甲而趨日夜不處

滑曰左傳

芟夷蘊崇之禮記毋有斬伐淮南子斬之若草木

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

籬之固

梁書侯景傳高祖遣王質率兵巡江遏防俄而質無故退景聞之未信乃密遣覘之令折江東樹

枝為驗覘者如言而返景喜曰吾事辦矣乃自采石濟京師不之覺渭生曰枚乘諫吳王書深壁高壘副以

闕城不如江淮之險洄曰頭會箕歛者合從締交鋤

賈誼過秦論晉無藩離之艱耒棘矜者因利乘便

繁昭曰侯景之亂布衣起兵或據郡縣如李弘雅程靈洗陸子隆周

續等紛紛甚衆

潯曰漢陳餘傳秦頭會箕歛以供軍費服虔註吏到其家人人頭數出穀以箕歛之賈誼過

秦論合從締交相與為一鋤耒二句亦見過秦論耒鉏柄也棘戟也服虔曰以鉏柄及棘作矛種也將非

江表王氣終于三百年乎

隋薛道衡傳郭璞曰江表編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按江

南王者起吳大帝孫權黃武元年盡歸命侯孫皓天紀四年共五十九年又起晉元帝建武元年盡梁敬帝太

平二年共二百三十一年凡二百九十年

晉曰孫盛晉陽秋秦時望氣者曰東南有天子氣五百年有王者

興至晉元帝適逢其時

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軼道之災

過秦論秦孝公有并

吞八荒之心家語冠頌六合是式注六合謂天地四方也秦始皇本紀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洄曰史記沛公

至霸上秦王子嬰奉天子璽降軹道旁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張儀說

楚王曰蘇秦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中庸車同軌書同文晉地理志凡十九州郡國一百七十三晉書懷帝永

嘉五年劉聰使呼延晏等陷洛陽遷帝于平陽遇害太子業即位是為愍帝建興四年劉曜陷長安送帝于平

陽亦遇害嗚呼山岳崩頽既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

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炯曰以上並序國事應首四句

洄曰詩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禮記太山其頽乎陸機豪士賦序積成山岳張衡東京賦春秋改節四時

迭代宋玉九辨愴悵憤恨兮去故而况復舟楫路窮星就新潛曰阮籍詩悽愴傷我心

漢非乘槎可上風颺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

炯曰自此至末應前

自叙 洄曰易剗木為舟剗木為楫魏文帝燕歌行星
流西流夜未央荆楚歲時記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
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一女織一大夫牽牛飲河
渚織女取杼機石與騫而還後為東方朔所識 涪曰
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為風颺詩道阻且長漢郊祀志渤
海中有三神山曰蓬萊方丈瀛洲去人不遠蓋曾有至
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在焉未至望之如雲及至三神
山乃居水下水臨之患且至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
云窮者欲達其言勞者欲歌其事 洄曰晉王隱曰古人
遭時則以功達其道

不遇則以言達其才 繁 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
昭曰韓詩序勞者歌其事 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
涪曰世說陸士衡初入洛擬作三都賦聞左 張平子見
太冲作之撫掌大笑及左賦出士衡竟輟筆 張平子見

而陋之固其宜矣

藝文類聚張衡西京賦曰昔班固觀世祖遷都于洛邑懼將必踰溢制度

不能遵先聖之正法也故假西都賓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而為東都主人折禮衷以答之張平子薄

而陋之故更造焉

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為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

官

樹穀曰此自序得姓之始姓纂堯時有掌庾大夫以官命氏周有大夫庾皮左傳衆仲曰官有世功則

有官族書茲惟三公論道經邦北堂詩鈔引史記外戚世家漢高祖以商山四皓為太子太師按今本史記闕

渭生曰左傳申舟曰當官而行尚瑗曰汲古閣本

小司馬史記索隱留侯系家四皓注陳留志云園公姓

庾字宣明居園中因為號今俗本史記庾字誤作唐字按毛本自言係北宋秘書大字刊本校訂自應可據

又按唐徐堅初學記引陳留志亦稟嵩華之玉石潤河作園廩襄邑人其為庾姓無疑也

洛之波瀾居負洛而重世邑臨河而晏安樹穀曰此序南陽新野為

為名山大川之所庇也繁昭曰信先世本南陽新野

人嵩華河洛序南陽之大勢也嵩山在南陽北約四百

五十里華山在南陽西北約八百里黃河在南陽北約

七百餘里洛在南陽西北約三百七十里皆在南陽境

外負洛臨河指新野邑居而言洛在北而遠故曰負河

在西而近故曰臨此河乃白河非黃河也白河一名消

水在新野城西一里洄曰嵩為中嶽華為西嶽後漢

郡國志弘農郡有太華山潁川郡有嵩高山淮南子西

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高誘註曰石含玉之石

也禹貢導河自積石導洛自熊耳爾雅大波曰瀾重世

見史記春申君傳索隱曰再世也左

傳管仲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連永嘉之艱虞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中原之乏主

炯曰此下序遠祖滔逢西晉之亂隨元帝渡江始居江陵也 繁昭曰晉懷帝改元

永嘉永嘉之後懷愍遇害劉石繼亂故云中原乏主任昉王儉集序宋末艱虞傳曰民神之主也若百姓困是

鬼神乏主也

民枕倚於牆壁路交橫於豺虎

洄曰後漢獻帝紀帝還洛陽百

官披荆棘倚牆壁間州郡委輸不至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稻或飢死於牆壁間渭生曰阮籍詩走獸交橫馳

王粲七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

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

晉書

五行志太安中童謠云五馬遊渡江一馬化為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惟瑯琊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

東而瑯琊王睿嗣統是為元帝又天文志永嘉六年熒惑歲星太白聚牛女之間占曰牛女揚分是後兩都傾

覆而元帝彼凌江而建國始播遷於吾祖

晉元帝紀愍帝崩問至建

中興楊土

康百僚勸進卽位周禮惟王建國滕王適序信八世祖
泊北史庾季才傳泊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

渭生曰盧湛詩王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嶽而胙土北史
室喪師私門播遷

遂昌侯晉曰左傳晉侯朝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
田晉于是始啓南陽泰山曰東岳詩俾侯于東錫之土
田山川附庸左傳衆仲曰胙之土而命之氏史記天子
立大社取五色土為壇封諸侯者取方面土授之謂之

胙昨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北史泊過江家南郡
江陵縣屈原卜居寧

誅鋤草茅以力耕乎漢項籍傳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
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洄曰宋玉舊宅

在江陵城北三里見唐余知古渚宮故事水木交運山川崩竭樹穀曰此下
序宋齊之間

信高曾以來之世德也南史齊高帝紀河圖識歷年
七十水滅緒案宋水德也義熙元年宋武帝王業之始

至齊受命七十年又阮孝緒傳齊為木行渭生曰南史明僧紹傳秦始季年岷並有山崩淮水竭齊郡僧紹竊謂其弟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殷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五山崩而漢亡夫有國必依山川而為固山川作變不亡何待今宋德如四代季家有直道人多季爾誌吾言而勿泄也後竟如其言

全節訓子見於純深事君彰於義烈

繁紹曰南史庾易祖玫巴郡太

守父道驥安西參軍計其時昏仕于宋至易始入齊臨川王薦之直道全節訓子事君等語當指玫道驥無疑玫為信高祖道驥為信曾祖渭曰蔡邕郭泰碑文直道正辭渭生曰嵇康絕交書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

滿岳西征賦稅侯之忠孝淳深馬汧督誅序忠孝義烈之流

新野有生祠之廟河

南有胡書之碣

新野河南廟碣必庾氏先世事今無考漢于定國傳郡中為之立生祠洄曰

述異記伏滔銘曰胡書况乃少微真人天山逸民

炯曰此下

序信祖易也

按南史信祖易志性恬靜不交外物齊

臨川王映臨州表薦之餉麥百斛辭不受建武三年詔

徵司空主簿不就卒續晉陽秋會稽謝敷隱若耶山忽

月犯少微星少微一名處士星俄而敷死

滑曰真人

高誘曰真德之人也

繁昭

階庭空谷門巷蒲輪

詩皎皎白

駒在彼空谷詩說白駒賢者將隱去王者留之

移談講

而作是詩漢枚乘傳武帝以安車蒲輪徵乘

樹渭生曰管輅別傳冀州裴使君檄召輅為文學從事

一相見清談終日時大熟移床在庭前樹下乃至雞

向晨然

就簡書筠

晉書徐伯珍少孤貧學書無紙嘗以竹葉箭若學書左傳南史氏聞之執

後出

簡以往禮記如竹箭之有筠也

降生世德載誕貞臣

炯曰此下序信父肩吾也詩世德作

求滑曰國語奕世載德文詞高於甲觀模楷盛於漳

西征賦貞臣見于國危南史易子肩吾八歲能賦詩初為晉安王國常侍王

濱為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累官太子率更令中庶

子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漢成帝紀帝

生於甲觀畫堂註畫堂太子宮中之堂後漢書天下楷

模李元禮魏志劉楨為平原侯植庶子後為五官中郎

將丕文學少有清才以文學自貴楨作詩云余嬰沉痾

疾竄身清瘴濱嗟有道而無鳳歎非時而有麟論語鳳鳥不至

車士曰子鉏商於大野獲麟孔子觀之涕泣既姦回之

沾襟曰麟為明王出出非其時見害故傷焉既姦回之

興逆一作終不悅於仁人購得肩吾欲殺之左傳王

孫滿曰其姦回昏暴詩王子洛濱之歲蘭成射策之年

內興于中國注興怒也

樹穀曰此下信自序歷仕之美也 滕王道序信年十五侍梁東宮講讀及冢周書云晉平公使叔譽聘於周見太子晉與之言五稱而三窮歸告平公曰太子行年十五而譽弗能與言君請事之師曠不可曰請使暝臣往與之言師曠見太子晉晉曰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帝所汝慎無言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列仙傳太子晉遊于伊洛之間漢舊儀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 繁昭曰蘭成信小字本宋葉廷珪海錄唐陸龜蒙小名錄無之不足為據然如張燕公過信宅詩云蘭成追宋玉舊宅偶辭人元微之送友封詩云蘭成宅裏尋枯樹宋玉臺前別故人此解蓋已久矣 兆騫曰徐庾之文每言一事必以兩故實出之子山年十五為東宮講讀故用王子洛濱十五歲之事為擬蘭成句惜無所考亦必十五歲之事也若以已之小字與古人作對寧有如是文理乎觀沈約王子洛濱之歲辟疆入侍之年二語可見 始含香於

建禮仍矯翼於崇賢

繁昭曰滕王迥序信解褐授安南府參軍尋轉尚書度支郎中又本

傳信為抄撰學士在東宮恩禮莫比

潘曰漢官儀尚

書郎懷香握蘭含難舌奏事晉職官志尚書郎主作文

書起草晝夜更直於建禮門內

繁昭曰晉東宮故

事皇太子于崇賢門迎師傳揚雄解嘲矯翼屬駟

游

洊雷之講肆

一作肆

齒明離之胄筵

洄曰易洊雷震又震為長子

繁昭曰宋

書禮志晉武帝太始六年令復講肆舊典

左傳講肆

注肆音肆王制凡八學以齒易明兩作離注明兩兩離

相續明之義

既傾蠡而酌海遂測管以

一作窺天

潘曰書教胄子

而

潘曰

東方朔客難以管窺天以蠡

方塘水白釣渚池圓

劉楨

酌海注管竹管也蠡蚌蛤也

詩方

塘含白水鮑昭蕪城

侍戎韜於武帳聽雅曲於文弦

賦弋林釣渚之館

渭

曰宋禮志凡兵事愍謂之戎漢藝文志周史六弦六篇
弦與韜同 洄曰漢汲黯傳武帝常坐武帳中黯前奏

事 南史宋文帝二十二年宴于武帳堂晉樂志杜夔
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

王皆古聲辭 舒崇曰江表傳周瑜謂蔣幹曰聞弦賞
音足知雅曲 廣雅曰神農氏琴上有五弦曰宮商角

徵羽文王增二弦曰少宮少商 炯曰釋知匠樂乃解
錄文王武王各加一弦以為文絃武弦是為七弦

懸而通籍遂崇文而會武 繁昭曰滕王迥序信又為東
宮領直青宮兵馬竝受節度

漢陳湯傳劉向疏云解懸通籍 潛曰 居筮轂而掌兵
魏明帝立崇文觀徵善文者以充之

出蘭池而典午 洄曰左傳楚子與若敖氏戰伯棼射王
汰輶及鼓又射貫筮轂 漢酷吏傳東

越反上欲復使楊僕將為其伐前勞以書勅責之曰受
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其罪何如 尚瑗曰按滕

王序信為東宮領直節度兵馬意亦行軍司馬之類因
典午為司馬氏諱故司馬之官亦借以為用唐韓愈
為行軍司馬和裴晉公詩云
長慙典午非材職當亦祖此
論兵於江漢之君拭玉於

西河之主

繁弨曰滕王逌信集序江路有賊梁先主使
信與湘東王論水戰事醜徒聞其名德遂即

奔散深為梁主所賞湘東在江陵故曰江漢之君本傳
聘於東魏文章詞令盛為鄴下所傳西河故魏地故引

以相比

澤曰詩傳文王化行南國詩人美之賦漢廣

詩云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儀禮

宿朝服立東西面賈人北而坐拭圭鄭玄注賈知物賈
拭清之也舒崇曰史記吳起傳魏武侯浮西河而下

於時朝野歡娛池臺鐘鼓

樹穀曰

此下追敘梁初承平
之象洄曰張協詠史詩昔

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

渭生曰左傳晏子曰
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漢田蚡傳前堂羅鐘鼓

里為冠

益

涪曰襄陽耆舊傳襄陽郡岷山南至宜城百餘里漢宣帝時有卿士刺史二千石數十家冠蓋掩映荊州

刺史歎其盛號之曰冠蓋里

門成鄒魯

未詳

連茂苑於海陵跨橫塘於

江浦

南史梁武帝紀天監四年立建興苑於秣陵建興里太清元年王遊苑成興駕幸苑又梁書武帝紀

天監九年新作緣淮塘北岸起石頭迄東冶東岸起後渚離門迄三橋洄曰左思吳都賦佩長洲之後苑又

曰觀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金陵覽古自江口沿淮

蔡堤謂之橫塘輿地記曰橫江浦在河州界對江南之

采石往來濟波處

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為柱

繁昭曰梁之幅

幘東至海南極交趾武帝中大同二年又嘗平交趾斬李貴故引鞭石鑄銅等事史記秦始皇本紀立石東

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洄曰三齊畧紀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

鞭之石皆流血淮南子豎亥步自北極至南極廣州橘
記馬援討平交趾於嶠南立銅柱以表漢之極界

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千戶

渭生曰戰國策蘇秦說趙肅侯曰楚必致橘柚之園

石崇思歸引序曰百木萬株

漢貨殖傳蜀漢江陵千樹橘渭川千畝竹其人與千戶侯等

西實浮

玉南琛沒羽

南史梁武帝紀自天監至中大同元年林扇于陀利扶南龜茲中天竺北天竺鄧至

于闐林邑宕昌婆利高麗百濟蠕蠕狼牙修河南滑國新羅白題師子盤盤波斯丹丹渴盤陀等國朝貢不絕

滑曰賁珍貨也拾遺記西海之西有浮玉山魯頌來獻其琛琛寶也竹書堯二十九年焦僥氏首沒羽山海

經焦僥在南

吳歆越吟荆艷楚舞

洄曰二句見左思吳都賦吳歆吳人歌也越吟越人

吟也本戰國策莊

草木之遇

一作得

陽春魚

一作蛟

龍之逢

馬事艷楚歌也

風

一作雲

雨

漢文帝紀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

渭生曰楚辭恐溘死而不得見

乎陽春

嵇康琴賦注善曰樂動聲儀孔子曰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

五十年中江表無

事

南史羊侃傳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莫見甲兵

王欽為和親

之侯班超為定遠之使

滑曰漢匈奴傳和親侯王欽王昭君兄子也

漢班超傳超使

西域通三十六國和帝永元七年封定遠侯

馬武無預於甲兵馮唐不論於

將帥

洄曰光武時臧宮馬武上言欲擊匈奴帝不許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

天下精兵軍于廣武

豈知山嶽閭然江湖潛沸

炯曰此下言大

亂潛伏梁之君臣狃于治安卒至禍敗也

渭生曰漢書王莽下書曰江湖海澤麻沸

左戌卒

一作兵

離石有將兵都尉

南史侯景魏之懷朔鎮人也嘗言于高歡曰請

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

歡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 滑曰史記秦二世本紀發閭左戌漁陽者九

百人陳勝吳廣為屯長因天下之愁怨乃殺將尉起兵

干寶晉紀總論曰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十六

國春秋劉宣起兵離石推淵為大匈奴

天子方刪詩書定禮樂

滑曰梁書武帝紀著

毛詩答問尚書大義樂社義等書又天監初

設重雲之

何佟之等并撰五禮千餘卷帝稱制斷疑

講開士林之學 南史武帝于重雲殿講說名僧碩學四

西立士林館令朱談劫燼之灰飛辨常星之夜落 曹毘志怪

異賀琛述相講述

漢武帝鑿昆明池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以問東方朔

朔曰試問西域胡至明帝時外國道人入洛陽時有憶

朔言者乃以反墨問之胡人曰天地將盡則劫燒此劫燒之餘魯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明恒星不見時佛從左脇中墮地行七步齊王少頭陀寺碑文地平魚齒城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亦指此事

危獸角

洄曰左傳襄公十八年楚伐鄭涉于魚齒之下杜注魚齒山在犇縣北 呂氏春秋猛獸之角

能以臥刁斗於滎陽絆龍媒於平樂

漢李廣傳孟康注刁斗以銅作鑊受

一斗畫炊飯食夜擊持行今在滎陽庫中也絆馬繫也繫足曰絆三輔黃圖漢明帝永平五年至長安悉取飛廉并銅馬置之西門外為平樂館 洄曰漢禮樂志龍之媒天馬徠張衡東京賦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龍雀蟠琬 宰衡以干戈為兒戲縉紳以清談為廟畧

天馬半漢

漢書王莽傳如公為宰衡詩載戰干戈 舒崇曰司馬相如傳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渭生曰晉羊祜傳武

帝詔曰內經廟略

乘漬

一作海

水

以周書作而

膠

船

馭

奔

駒

以

朽索

濟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至中流船解王沒于水

帝王世紀周昭王

書凜乎若朽

小人

則將

及水

火

君子

則方

成

猿

鶴

洄曰

孟子

子

救民於水火之中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鶴小人為沙蟲

敝

箠

不能

救

鹽

池之醎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

滑曰孔融周歲論敝箠不能救鹽池之濁說文

箠蔽也所以蔽甌底也按箠音悲論序弊箠淡濁注常使之甌中箠能淡鹽味

尚瑗曰

雷敷

炮炙

渭生曰

史記正義

緣黃河鹽池有八九所

抱朴子

阿膠一寸

不能止黃河之濁水經注東阿有井大如輪深六七丈

王

室如燬

禮記

歲常煮膠

既而魴魚

頰尾

四郊多壘

以貢天府

王

室如燬

禮記

歲常煮膠

既而魴魚

頰尾

四郊多壘

王

室如燬

禮記

歲常煮膠

既而魴魚

頰尾

四郊多壘

王

室如燬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

殿狎江鷗宮鳴野雉

滑曰宋彭城王義康將敗江鷗野雉

並入齋前

渭生曰孫綽詩物我俱忘懷可以狎鷗鳥

樹穀曰晉五行志成帝咸和二年正月有五鷗鳥集殿

庭後蘇晉作

湛盧去國餘艎失水

吳越春秋楚昭王臥而得吳王湛盧之劍

于牀問于風胡子對曰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今

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去國

洄曰左傳昭公十

七年楚敗吳師于長

見被髮于伊川知百年而為戎矣

岸獲其乘舟餘艎

洄曰左傳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

彼姦逆之熾

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盛久遊魂而放命

樹穀曰此序侯景之姦凶也

大則

有鯨有鯢小則為梟為獍

左傳取其鯨鯢而封之杜注以喻不義之人蠶食小國

晉崔懿之傳懿之謂靳準負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

曰汝心如梟獍必為國患

洄曰揚雄書曰外國天性忿鷙負力怙氣漢書匈奴傳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

田之非玉燭之能調豈璿璣之可正滑曰爾雅四時調和謂之玉燭

舜典在璿璣玉值天下之無為尚有欲於羈縻樹穀曰此下序

侯景內附也梁書武帝紀太清元年魏大司徒侯景求以十三州內屬滑曰漢匈奴傳匈奴欲漸致和親

漢亦羈縻飲其琉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漢匈奴傳匈奴以徑路刀金留犁撓

酒與張猛韓昌共飲血盟洄曰左傳無終子嘉父見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

胡柯周書本作柯於大夏識烏卵於條枝漢張騫傳騫言使大夏時見蜀

布叩竹杖西域傳條支國臨西海有大鳥卵如豺牙寔

一作厲虺毒潛吹炯曰此下序景蓄謀欲反也舒崇

渭生曰李時珍本草豺形似狗其牙如錐輕九鼎而

欲問聞三川而遂窺左傳楚子伐陸渾之戎觀兵于周

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始則王子召戎姦臣

介冑樹穀曰此下序臨賀王正德潛與景通也洄曰

東門王子帶召之也渭生曰揚子法言上失其政姦

臣竊國命禮記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按姦臣即指正

德既官政而離遏遂師言而泄漏莊曰臨賀王正德臨

朝廷侯景因密與相結正德許為內應有我為其內公為其外之語景將渡江正德遣大船數十艘偽稱載荻實裝濟景朝廷未知其謀以正德為平北將軍屯朱雀航景師至正德遂率所部與之合渭生曰禮記五十服官政洵曰左傳晉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曰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散志也宜敢離邊又齊寺人貂始漏師于望廷尉之逋囚反淮南之窮寇炯曰此下言侯景反而災異前

多魚

後迭見也按此二語乃東魏杜弼移檄梁朝之辭初景未渡江魏人移檄極言景反覆猜忌又言帝飾智驚愚將為景欺及後禍敗之狀皆如所陳南人咸以為識故信引用其語也滑曰晉蘇晉傳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莊曰魏志諸葛誕據淮南反踰年誕智力窮突小城門出為胡奮出周書狄泉之蒼鳥起橫江之困獸晉五行志洛陽步廣

所殺

里地陷有蒼白鷺出蒼者飛翔中天白者止焉陳留董
養嘆曰步廣周之秋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國之行也
蒼為胡象自後有劉淵之亂葉舒地則石鼓鳴山天
顏曰屈原天問蒼鳥羣飛孰使萃之

則金精動宿

梁書普通二年始平郡中石鼓村地自開
南史太清二年正月癸巳朔兩月相承如

鉤見于西方按月者金之精也見初學記滑曰水經

注冀縣有石鼓謂之天鼓山九州害起則鳴又云石鼓

山有石鼓鳴則秦土有殃又燕山有石鼓耆舊云鳴主

有兵晉五行志吳興長城夏祭山有石鼓鳴則三吳

有兵繁昭曰郡國志吳王離宮在石鼓山越王獻西

施於此石鼓鳴即兵起見太平御覽洄曰天官星占

太白金之精大將之象北闕龍吟東陵麟鬬莊曰梁書

也太清三年太白晝見武帝紀普

通五年龍鬬于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城又中大同

元年建陵隧口石麒麟動炯曰南史皇考文皇帝陵

曰建陵滑曰春秋元命苞孤星高爾乃桀黠一作橫

扇馮陵畿甸

炯曰此下序景之圖臺城幽梁武也渭生曰漢書盜賊桀黠宋書謝靈運構扇異

同左傳鄭王子伯駢告于晉曰馮陵我城擁狼望於郭詩邦畿千里滑曰王制千里之內曰甸

黃圖填廬山於赤縣

洄曰漢楊雄傳雄諫受匈奴朝書曰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

又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注狼望匈奴地名廬山匈奴山名繁昭曰三輔黃圖載秦漢以來宮殿門闕樓

觀池苑在關輔者史記騶青袍如草白馬如練洄曰南史

衍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侯景傳大同中童謠云青絲白馬壽陽來先是景渴陽

之敗求錦朝廷但給青布及是皆用為袍采色尚青景乘白馬青絲為轡欲以應謠古詩青袍似春草論衡孔子與顏淵俱登魯東山望吳閭門謂淵曰爾何見曰

一足練前有生藍
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

梁書

景築長圍以絕內外
三國典畧景于東宮置酒奏樂

奴傳注單于廣大之
兩觀當戟千門受箭

梁書景造諸攻具百道攻

城洄曰左傳雉門及兩觀災觀門闕
白虹貫日蒼鷹

擊殿
南史梁武帝紀太清三年正月庚申白虹貫日三

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
竟遭夏臺之禍終視堯城之變

史記夏桀召湯而囚之夏臺
洄曰水經注小城陽在

濮州甄城縣東北十五里竹
官守無奔問之人干戚非

平戎之戰

炯曰此下序外援之不力也

左傳臧文仲

管夷吾平戎于王

渭生曰淮南子

陶侃空爭

一作米

船顧榮虛搖羽扇

繁昭曰南史時四方征鎮入援者三十餘萬莫有闕志自相抄奪而已

通鑑蘇峻之亂溫嶠軍食盡貸于陶侃侃怒曰使君前

云不憂無良將及兵食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若復無

食僕便欲西歸竟陵太守李陽說侃侃乃分米五萬石

以餉嶠軍晉書陶侃傳陳敏遣陳恢寇武昌侃禦之以

運船為戰艦洄曰晉陳敏傳敏反自將將軍死綏路

討甘卓顧榮以白羽扇揮之敏衆皆潰去

絕重圍

炯曰此下序城守之難支也

渭曰司馬法將

分月兮 峯隨星落書遂為飛

梁書侯景傳太清三年三月朔旦城內以景違盟舉

阮重圍

烽鼓譟又南史侯景傳臺城之圍中外斷絕有羊車兒獻計作紙鴉繫以長繩藏勅于中簡文出太極殿因西北風而放冀達援軍繁昭曰顏師古漢書注畫則舉燧夜則舉烽淮南子魯班為木鳶而飛之遂乃

韓分趙裂鼓臥旗折

樹穀曰此下言臺城內外兵敗于景而人民流離也國策張儀說

韓王曰夫塞戍卑絕上黨則王之國分矣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洄曰後漢隗囂傳橐弓臥鼓晉

陸機傳機臨戎而牙旗折左

失羣班馬迷輪亂轍

渭生曰蘇武詩胡馬失其羣晉曰

左傳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又曹劌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迷故逐之猛士嬰城

謀臣卷舌

洄曰史記高帝紀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蒯通傳必將嬰城固守韓非說秦王曰內者量

我謀臣洄曰揚雄劇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蛇秦美新卷其舌而不談

奔穴

後漢光武紀王尋王邑圍昆陽驅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光武率敢死者乘銳奔之城中也鼓譟而

出震呼動天地虎豹皆股戰洄曰神異經西方山中

有蛇觸之者中頭則尾至中尾則頭至中腰則首尾並

至名曰率然茂先註云會稽常山最多此蛇孫子兵法

三軍勢如率然者是也晉桓溫傳諸葛亮遠八陣圖於

魚復平沙上溫見之曰此常山地勢也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別

南史侯景傳景之亂也或父子攜手共入江湖或兄弟

相要俱緣山岳于時千里絕烟人跡罕見五郡三州見

傷心賦護軍慷慨忠能死節三世為將終於此滅炯曰此

死事也南史韋粲祖獻父放俱為將有戰功粲之屯

青塘也與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贈護軍

將軍渭生曰漢項籍傳慷慨傷懷楚辭或忠

信而死節渭曰史記王翦傳將三世者敗濟陽忠

壯身參末將兄弟三人義聲俱倡

炯曰此下序江子一兄弟死事也南史南

津校尉江子一濟陽人與弟左丞子四東宮主帥子五

平所領百餘人開門出戰子一直抵賊營為賊解肩而死

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皆免胄赴賊死

繁昭曰吳志評孫堅有忠壯之烈

洵曰史記范增為

未主辱臣死名存身喪敵一作人歸元三軍悽愴

史記

范蠡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班大家東征賦唯今

德為不朽兮身既歿而名存左傳先軫免胄入狄師

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尚書多算守備是長雲梯可拒地道能防

炯曰此下序羊侃善于守禦不幸疾卒也梁書羊侃

其土山不能立後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侃乃令多擲火為火城以斷其路徐于裏築城賊不能進滑曰孫子多算勝少算不勝潤生曰左傳沈尹戌曰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史記工輸班作陵雲之梯以攻宋城後漢光武紀或為地道衝棚橦城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師之臥牆詳

大事去矣人之云亡

梁書侃遭疾卒于臺內繁昭曰晉陶侃傳蘇峻攻大業壘陶侃欲

救之殷羨曰若遣救大業則大事去矣洄曰詩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申一作子奮發勇

氣咆勃實總元戎身先士卒

炯曰此下序柳仲禮戰敗降景之事梁書韋粲傳

粲等推柳仲禮為大都督申子仲禮小字也見陸龜蒙

小名錄滑曰晉潘岳西征賦何猛氣之咆勃詩元戎

十乘以先啓行晉書劉琨上愍帝表云臣當首啟戎行身先士卒

宵落魚門兵填馬窟

屢犯通中頻遭刮骨

南史仲禮與景戰於青塘樂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中

肩自是壯氣外衰

濟曰左傳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

師敗績邾人獲公胄懸諸魚門

古詩飲馬長城窟

洄曰史記高帝紀注三輔故事楚漢相拒于京索間六

年身被大創十二矢通中過者有四

蜀志關羽常

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羽便伸

功業天枉身名埋歿

南史

臂令醫刮去其毒言笑自若

臺城陷仲禮開營降賊論者以為梁禍始于朱

或以隼

異成于仲禮舒崇曰謝靈運詩天枉特兼常

翼鷃披虎威狐假沾漬鋒鏑脂膏原野

樹穀曰此下總言敗軍之狀見

臺城所由陷也繁珣曰梁書景傳景與

入援諸軍戰諸

軍敗績獲西豐公大春邵陵王司馬莊丘惠達直閣將

軍胡子約廣陵令霍峻等送城下徇之

尚瑗曰亢倉

子以隼翼而被之鷃不明者以為隼明者視之乃鷃也

洄曰戰國策江乙曰虎求百獸食之得一狐狐曰子無
食我也天帝令我長百獸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
百獸見我無不走虎以為然隨而行獸見之皆走虎不
知獸之畏己而以為畏狐也淮南王諫伐南越書曰甲
卒死亡霜漬山谷後漢陳龜年傳疏曰守塞候望懸
命鋒鏑漢蘇武傳衛律曰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
滑曰班固東都賦原野厭人兵弱虜強城孤氣寡趙志
之肉高平曰原牧外曰野

傳兵弱敵強失利於箕谷聞鶴唳而心驚聽胡笳而淚
洄曰鮑昭詩虜陣精且強

下洄曰晉書載記苻堅淝水之敗其走者聞風聲鶴唳
皆以為晉兵晉劉琨傳琨在晉陽為胡騎所圍中

夜奏胡笳賊據神亭而亡戰吳志孫策與太史慈關於
皆流涕歎歎神亭策刺慈馬而擊得慈

項上臨橫江而棄馬崩於鉅鹿之沙未碎於長平之瓦
手戰

滑曰史記趙惠文王時秦軍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
屋瓦盡振至孝成王時秦與趙軍相拒于長平此以武
安長平兩戰合而為一笑又唐李白詩有傳聞武安將氣振長平瓦
於是桂林顛覆長洲

麋鹿

樹穀曰此下序臺城已陷也

洄曰左思吳都賦

十里

渭生曰詩序閔周室之顛覆

繁昭曰漢書枚

乘說吳王曰國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

樹屏曰吳地

記長洲在姑蘇南太湖北岸閩閩所遊獵處也

史記

伍子胥傳子胥諫吳王曰臣恐姑蘇不久為麋鹿所遊

潰潰沸騰茫茫蹢躅天地離阻人神慘酷

滑曰詩潰潰
回通注潰潰

亂也百川沸騰注沸出騰乘也晉陸機功臣頌茫茫宇
宙上蹢躅注蹢不澄清之貌蹢躅媒也言亂常也

生曰劇秦美新摘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竭

晉鄭靡依魯衛不睦

樹穀曰此
下序臺城

陷後諸王無討賊之志互相傾軋而景得肆其毒也
繁紹曰侯景陷建康以詔命解外援兵柳仲禮召諸將
議之裴之高王僧辨曰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不聽
諸軍隨方各散臨城公大連湘東世子方等鄱陽世子
嗣湘潭侯遜等各還本鎮邵陵王綸奔會稽故曰晉鄭
靡依也又臺城陷後湘東王繹殺桂陽王曄又遣王僧
辯擊斬河東王譽由此與岳陽王瑓有隙又遣僧辨伐
邵陵王綸尋陽王大心遣兵擊莊鐵鄱陽王範發兵救
之由是二鎮亦相猜忌故曰魯衛不睦也洄曰左傳
周桓公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公叔文子謂衛靈公曰
太叔之子唯周公競動天闕爭迴地軸史記天官書天
康叔為相睦也闕為之動渚

曰荊州星占曰北辰一名天闕博物志地有三探雀穀
千六百軸河圖括地象曰崑崙之山橫為地軸探雀穀
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樹穀曰此二句序武帝之死也
繁紹曰南史武帝為景所制御

膳亦被裁抑上臥淨居殿口若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
殂史記趙世家公子成李兌圍主父宮主父欲出不
得探雀穀食之三月餘餓死左傳楚成王黜太子商
臣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乃有

車側郭門筋懸廟屋

樹穀曰此二句序簡文之裁也
繫弔曰南史大寶二年景廢簡文

帝為晉安王後聰王偉謀遣彭萬王修纂以土囊弑帝
偉撤戶扉為棺遷殯于城北酒庫中滑曰左傳齊崔
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翼不蹕下車
七乘不以兵甲注側謂側埋之不殯于廟史記田完世
家淖齒擢湣王筋懸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
之廟屋宿昔而死

炯曰

上句總結建康之亡下句伏已奔江陵之意左傳曹
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

孫疆許之及

爾乃假刻璽於關塞稱使者之酌對

炯曰此下

信自序初去臺城所歷郊關之苦也繁弢曰漢酷吏傳寧成詐刻傳出關歸家渭生曰史記楚太子元出

質于秦黃歇使變服逢鄂坂之譏嫌值彤門之征稅惠

為楚使者御以出關帝紀永寧元年趙王倫篡位齊王冏起兵討倫成都王

穎河間王顯常山王乂新野公歆皆舉兵應之倫遣其

將孫輔出鄂坂以拒冏繁弢曰鄂坂關名在今河南

登封縣左傳彤班御皇父充石獲長狄緣斯宋公以

門賞彤班使食其征謂之彤門乘白馬而不前策青螺

注使食關門之租因以名門而轉礙繁弢曰桓譚新論公孫龍常爭論曰白馬非馬

此虛言難以奪實也姜宸英曰魯女生別傳李少君

死後百餘日人有見少君在河東蒲坂乘青驪帝聞之

發棺無吹落葉之扁舟飄長風於上游炯曰此信自序

所有舍陸從舟沿江

而上也 洄曰白帖古者觀落葉因以為舟 湘州記
繞川行舟迷望若一樹葉陸機詩長風萬里舉 渭生

曰漢書范蠡乘扁舟浮五湖 漢項籍傳使人 彼鋸牙
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必居上游徙之長沙都郴

而鈎爪又循江而習流 炯曰此下序中塗遇侯景襲郢
之兵也 繁紹曰大寶二年三

月侯景悉兵西上閏四月景遣將宋子仙任約襲郢州
執刺史方諸及行事鮑泉司馬虞預等 滑曰神異經

窮奇鋸牙鈎爪遇忠信之人則噬而食之 漢西南夷
傳莊蹻將兵循江上史記越世家發習流二千伐吳

排青龍之戰艦鬪飛燕之船樓 南史王僧辯傳湘州賊
陸納造青龍艦疑舊有

此名不自納始故信賦引 張遼臨於赤壁王濬下於巴
之晉令水戰有飛燕船

丘乍風驚而射火或箭重而迴舟 吳志周瑜傳與曹公
遇於赤壁黃蓋取戰

艦數十艘實以薪草灌膏油其中先書報曹公欺以欲
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軍
遂敗退洄曰魏畧孫權乘大船來觀曹公軍公使弓
弩亂發箭著船偏重將覆權因回船復以一面受箭箭
乃還船平未辨聲於黃蓋已先沉於杜侯北史藝術傳陸

沙湖遂縱火焚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揮風風
即返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吾前于此州建一荆語
檀越實平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果於水中見約
抱刺仰頭裁出鼻遂擒之繁弢曰任約陷郢州領軍
王僧辨屯師巴陵五月帝遣胡僧祐陸法和援巴陵六
月僧祐等擒約侯景焚營宵遁以丁和為郢州刺史和
以大石礮殺鮑泉虞預沉於黃鶴磯魏志赤壁敗還
留張遼屯合肥晉王濬傳濬上書自理曰臣自達巴邱
所向風靡吳志注赤壁之後蓋為流矢所中時寒墮水
為吳軍人所得不知其蓋也置廁牀中蓋自強以一聲

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覆聲也向之流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 潯曰魏氏春秋諸葛誕為郎與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遭風覆歿誕亦俱溺虎賁浮河救落帆黃鶴之誕誕曰先救杜侯誕飄至岸畿竟溺死

浦藏船鸚鵡之洲

炯曰此下信自序乘間得度郢州而猶懷思故都也 繫昭曰黃鶴山一

名黃鶴山在江夏縣東九里近縣西北二里有黃鶴磯水經注黃鶴磯直鸚鵡洲之下尾信奔江陵道必經此落帆藏船避兵亂也按通鑑大寶二年四月任約破郢州六月王僧辯復郢州七月湘東王以長沙王韶監郢州事而韶傳云韶為郢州信西上江陵塗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則知信奔還時正值用兵之際無疑 徐樹聲曰御覽引荊州記江夏都江城西臨江有黃鶴磯又有鸚鵡洲侯景令宋子仙夜襲江夏藏船於鸚鵡洲 渭生曰魏志田豫傳路已分於湘漢星猶省於斗牛 繁昭曰湘

水出今廣西海陽山歷湖廣永州長沙二府下洞庭湖
至岳州府北合大江岳州在梁為巴州漢水出今陝西
嶺冢山自漢中府流經湖廣鄖陽襄陽承天三府又東
至漢陽府東大別山北合大江所謂沔口也沔口之東
即武昌府城在梁為郢州信由建康奔還當自郢而巴
而江陵也斗牛揚州分野此信自言將入江陵而心猶
在故都也 湑曰王中頭陀寺碑溝池湘漢若乃陰陵

失路

一作路絕

釣臺斜趣

炯曰此下序侯景敗還所過殘破也

繁昭曰南史任約被擒景夜

遁還都左右有泣者 漢項籍傳羽至陰陵迷失道路
故漢追及之 繁昭曰釣臺當是孫權武昌釣臺回曰
曹操追劉備及於當陽之長坂劉備與數十
騎斜趣漢津濟沔斜趣當是兵敗而遁之意望赤壁而

沾衣穢烏江而不渡

繁昭曰唐杜佑曰赤壁山在鄂州
蒲圻縣武昌志赤壁山在今嘉縣

對江北之烏林即周瑜破曹操處赤壁烏江信蓋以操羽之敗比景也

滑曰班彪北征賦涕漣落而沾衣史

記項羽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橫船待項王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

江烏江亭長橫船待項王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

史記作橫如淳注曰南方人謂整船向

岸曰橫烏

雷池柵浦鵲

一作

陵焚戌

尚璠曰陳武帝紀帝與王僧辨進次

江在牛渚

大雷軍人杜陵夢雷池君周何二神乘朱航陳甲仗稱

下征侯景又王僧辨傳發自江州直指建康乃先命南

兖州刺史侯瑱襲南陵鵲頭等戌克之通鑑此二事在

承聖元年二月信之至江陵或此時也晉書劉裕伐盧

循懼其侵軼乃柵石頭斷租浦以拒之循攻柵不利戰

於南岸敗走海陽又敗之于雷池尋遁還豫章乃柵斷

左里又破之循單舸而走

繁昭曰雷池在今安慶府望江縣南十里濱大江亦曰雷江口縣治即右大雷戌

鵲陵即鵲頭山在今池州旅舍無烟巢禽無樹

南史侯府銅陵縣北十里臨大江

下戶口百遺一二大謂荆衡之杞梓見竹賦庶江漢之可

特樹穀曰此下自序得還江陵備嘗艱苦也渭生曰晉書王衍謂弟敦曰荆有江漢之固淮海維

揚三千餘里洄曰自金陵溯江而上江陵約三千餘里繁繁曰書淮海維揚州過漂渚

而寄食託蘆中而渡水史記韓信釣于城下有一漂母見信飢飯信佐子胥傳子胥奔

吳追者在後至江中有漁父子胥呼之漁父歌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屆於七澤濱於

十死澤曰漢司馬相如傳楚有七澤其小者為雲夢方九百里齊語桓公曰管夷吾射寡人中鈞是以

濱於死漢賈誼書十死一生嗟天保之未定見殷憂之方始樹穀曰此下自

序復為梁元所用也詩天保定爾洄曰史記武王望商邑至于周目夜不寐周公曰曷為不寐武王曰吾

未定天保何暇寐也繁昭曰晉劉琨勸進元帝表或殷憂以啟聖明本不達於危行又

無情於祿仕濟曰論語邦無道危行言遜語子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家謬掌衛

於中軍濫尸丞於御史繁昭曰本傳臺城陷後信奔江陵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即位

轉右衛將軍洄曰沈約彈王源信生世等於龍門辭文謬掌天憲尚書太康尸位

親同於河洛奉立身之遺訓受承書之顧託樹穀曰此下序父肩

吾卒江陵而信家居待死也史記司馬遷自序生於

龍門父談且卒遷使蜀返適見於河洛之間執遷手而

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汝復為太史為太史則續吾

祖矣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

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

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潯曰秋胡妻謂胡曰子辭

親往仕

昔三世而無慙今七葉而方落

莊曰陳寔為太邱長子羣仕魏為卿

孫泰為三公時人為之語曰公慙卿

慙長繁昭曰左思詩曰七葉珥漢貂

泣風雨於梁山

惟枯魚之銜索

南史肩吾傳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太心大心尋舉州降賊肩吾因

逃入建昌界父之方得赴江陵未幾卒梁元帝集肩吾墓誌銘云贈散騎常侍蓋旌賢也洄曰琴操曾子耕

泰山下雨雪不得歸思父母作梁山操韓詩外傳枯魚銜索幾乎不露二親之壽忽如過客入歌斜

之小徑

張衡應問捷徑邪至吾不忍以投步

掩蓬藿之荒扉沈約郊居賦入蓬藿之荒

莊就汀洲之杜若待蘆葦之單衣

史稱元帝稟性猜忌不隔疎近故信有憂

讒畏罪之句潘曰楚辭寒汀州兮杜若注汀平也杜若芳草皆五行志吳孫亮初童謡云吁汝恪何若若

蘆葦單衣篋鉤絡於何相求常子閣及於是西楚霸王諸葛恪死果以蓆葦裹身篋束其腰

劔及繁陽

樹穀曰此下序元帝命將討景之事時元帝都江陵楚地且未正位號至永聖元年十一

月丙子始即位改元故以西楚霸王為比或云指陳武帝亦通繁昭曰通鑑承聖元年正月湘東王命王僧

辨等東擊侯景漢項籍傳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左傳宋人殺申舟走子闔之劔及於寢門之外繁昭曰左

傳昭五年遠射以繁陽之師會於夏汭陽揚或字謫也又漢潁川郡潁陰縣有繁陽亭魏文帝受禪於此以繁

陽為繁昌縣晉改潁川為襄城東晉僑置襄城郡及繁昌縣在今太平府逼近建康劍反繁陽謂元帝分遣諸

將至此鑒一作兵金匱校戰玉堂洄曰衛青傳廬兵阜地也蘭太公有金匱書

漢高帝紀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蒼鷹赤雀石室藏之宗廟三輔黃圖未央宮有玉堂殿

鐵軸牙檣

炯曰此下序王僧辯陳霸先等伐景沉白馬之師也

而誓衆負黃龍而渡江

梁書王僧辯傳陳霸先與僧辯會於白茅洲升壇歃血辭色慷慨

及發鵲頭中江有羣魚躍水飛空引導賊望見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挾纓行甚迅疾按通鑑此二事在承

聖元年二月晉郗鑒傳鑒奉詔討祖約蘇峻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

洄曰陸機豪士賦序援旌誓衆

帝

王世紀禹南巡海潮迎艦江萍送王

渭生曰枚乘七發海水上潮

潯曰

家語楚昭王渡江中有一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使使問於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惟伯者

能獲戎車屯於石城戈船掩於淮泗

繁昭曰承聖元年三月辛巳王僧辯

督諸軍乘潮入淮壬午陳霸先於石頭西落星岡築柵共攻景

詩戎車既飭吳志權徙治秣陵城石頭漢南

傳注粵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屯聚也掩蔽也諸侯則鄭伯前

驅盟主則荀瑩暮至

左傳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

侯於申洄曰左傳襄公十一年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公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暮晉荀瑩至

於西郊東

剖巢燠穴奔魑走魑

炯曰此下序擒斬侯景之事

都賦顛覆巢居剖破窟宅阮籍獼猴賦曰魑畏逼以潛身穴神丘之重深終惑餌以求食兮馬薰鑒之能禁左

傳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注魑

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

中冀然腹為燈飲頭為器

梁書王僧辯進營石頭景將自浣漬入海太子舍人羊鷗

殺之傳首西臺曝尸建康市百姓爭取屠鱸及景首至江陵世祖命煮而漆之付武庫

滑曰左傳魯殺長狄

衛如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頭於子駒之門
注子駒魯郭門帝王世紀黃帝戮蚩尤於中冀之野

後漢書董卓誅暴尸於市守吏為大炷置臍中然之光
明達曙史記刺客傳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

器直虹貫壘長星屬地

晉宣帝紀時有長星自西南流於東北墜於梁水帝縱兵擊敗

公孫文懿斬於梁水之上星墜之所

昔之虎踞一作據

龍盤加以黃旗紫氣

莫不隨狐兔而窟穴與風塵而殄瘁

樹穀曰此下傷克復之後故都殘毀

也繁殆曰南史王克開臺城門引裴之橫入宮遺燼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延閣秘署皆盡羽儀輦輅莫有子

遺迴曰蜀志諸葛亮曰鍾山龍盤石城虎踞吳志陳紀曰黃旗紫氣運在東南琴操雍門周曰墳墓生荆

棘狐兔穴其中潘岳西征賦狐兔窟穴於殿旁西瞻漢終軍傳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詩邦國殄瘁

博望北臨玄圃

南史宋武帝紀於博望梁山立雙闕
滑曰南史梁武帝諸子傳昭明太子於

玄圃穿築與朝士
名素者遊其中

月榭風臺池平樹古

沈約郊居賦風
臺累翼月榭重

枳琴操曲池又以平
均吳城賦古樹荒烟幾百千年

倚弓於玉女窻扉繫

馬於鳳凰樓柱

洄曰王延壽魯靈光殿賦玉女窻窻而
下視繁昭曰晉宮闕名洛陽有鳳凰

樓
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

滑曰晉陸機傳機與
弟雲書曰仁壽殿前

有大方銅鏡高五尺餘廣三尺二寸暗着庭中向之便
寫人形體漢武帝內傳武帝遺詔以襟道書三十卷

置棺中河東太守張純以書進宣帝時有武帝
典書郎冉登見之流涕曰此先皇殯時物也

若夫立

德立言謨明寅亮

炯曰此下補叙簡文帝之事梁書
簡文帝紀帝諱剛高祖第三子博綜

儒書善言名理滑曰左傳叔孫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書謨明弼諧寅亮天地聲

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

渭生曰朱異傳皇太子召異於玄圃講易何敬容傳太宗頻於

玄圃自講莊老二書洄曰世說荀粲曰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神仙傳河上公不知其姓氏

嘗讀老子漢文帝駕詣之

更不遇於浮丘遂無言於師曠

列仙傳王子喬名喬

周靈王太子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隨浮丘公登嵩山而去一日遇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緹氏山良至期往則晉乘白鶴揮手謝時人云以愛子而託人知西陵而誰望繁

曰通鑑臺城陷後太子以幼子大圓屬湘東王繹并翦爪髮以寄之渭生曰蕭大圓傳于謹軍至江陵元帝

乃令大圓兄汝南王大封充使請和大圓副焉其實質也信宿元帝降魏大圓入長安太祖以客禮待之按簡

文二十子惟大封大園以壽終然皆歿關西不得一瞻陵寢故曰知寢陵而誰望 滑曰魏志操臨死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又謂婢妯娒非無北闕之人曰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我西陵墓田

兵猶有雲臺之仗

梁書侯景傳景屯於皖口京師虛弱南康王會理及北兗州司馬成欽等

將襲之建安侯賁以告景遣收會理與其弟通理柳敬禮成欽等並害之南史侯景傳景立簡文禮佛為盟曰臣乞自今兩無疑貳及南康王會理之事景謂簡文欲謀之遂懷逆謀 北齊書曰漢雋不疑傳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旒衣黃襪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 繁紹曰魏氏春秋魏主髦司徒之表裏經將誅大將軍下陵雲臺鎧仗自出致討 司徒之表裏經綸狐偃之惟王寶勤 炯曰此下序王僧辯成功之後為陳霸先所殺也 梁書王僧辯傳

逆寇悉平世祖即帝位以僧辯功進授鎮衛將軍司徒

涓生曰左傳子犯曰衣裏山河涓曰易雲雷屯君

子以經綸左傳秦伯欲納襄王狐橫珣戈而對霸主

執金鼓一作鞭而問賊臣晉語秦穆公帥師侵晉至於韓

出見使者洵曰漢吳王濞傳弓高侯顏當執平吳之

金鼓見膠西王卬曰王若軍事願聞王發兵狀

功壯於杜元凱王室是賴深於溫太真晉書杜預字元

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惟預與帝合從預克江陵指

授諸軍方畧徑造建業溫嶠字太真有討王敦平蘇峻

之功及卒帝下冊書曰王室危而復安三光幽而復明

方賴大猷以拯區夏涓生曰晉紀總論考平吳之功

而知將帥之不讓潘勗九錫始則地名全節終則山稱

文周室之不壞翦二公是賴

枉人節閤鄉縣東即漢書全鳩里戾太子死處隋書

地理志汲郡黎縣有枉人山水經注沅水又南陽一作

校書去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何晚陳書武帝紀齊送

稷僧辯納之帝憤歎曰嗣主高祖之孫元皇之子竟有

何事坐致廢黜乃引兵至石頭僧辯就擒是夜縊之及

其子頡吳越春秋越王賜文種屬盧之劍種得劍歎曰

南陽之宰而為越王之擒史記越世家勾踐平吳范蠡

自齊遺大夫種書曰子何不去洄曰史記李斯傳斯

楚上蔡人也臨刑顧謂中子曰我欲與若復牽黃犬出

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渭生曰鎮北之負譽矜前

穀梁傳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

風颺凜然炯曰此下傷邵陵王綸及其子確之死也

繁昭曰鎮北疑作鎮東謂邵陵王綸也梁書

中大同元年綸出為鎮東將軍南徐州刺史太清二年
加大都督討侯景綸奄至鍾山大破景兵後屢無功故
曰負譽
水神遭箭山靈見鞭見上史記始皇夢與海神
戰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

見以大魚蛟龍為侯乃令入海者
是以螫熊傷馬浮蛟
持捕巨魚具至之果射殺一魚

沒船

一作鳶
山有螫熊齧綸所乘馬南史綸討景發白下中江

繁弢曰隋五行志綸將兵援臺城至鍾

而浪起有物蕩舟將覆
洄曰淮南子曰熊羆螫藏

才子併命俱非百年

繁弢曰
梁書鍾

山之敗綸奔京口三年復入援臺城陷奔禹穴大寶元
年大修器甲將討景元帝遣王僧辨逼之軍潰後為西
魏楊忠所害投尸江岸顏色不變又綸子永安侯確最
賢南史鍾山之役確所向披靡及臺城陷景令在左右
後與景獵引弓射景弦斷不得發賊殺之
左傳高陽
氏有才子八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漢晉春秋司馬昭

殺王經并及其母將死經垂泣謝母母笑謂
曰以此併命何恨之有古詩人生不滿百
中宗之夷

凶靜亂大雪冤恥炯曰此下序元帝中興之業不終也
莊曰夷凶靜亂此序元帝討滅侯景

事然元帝廟號世祖中宗則岳陽王譽廟號是時信羈
宦西魏江左之事傳聞容有未確故誤以岳陽廟號為

元帝耳按元帝廟號世祖後梁宣帝譽廟號中宗此
蓋借用晉事干寶晉紀總論曰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

重集於中宗元皇帝樹敏曰漢高祖功臣頌夷凶翦
亂左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靜亂史記自序為弱

燕報強齊之讐雪其先去代郎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
君之恥作樂毅列傳

纂弼曰南史承聖元年十一月湘東王即皇帝位洄
曰漢文帝紀奉天子法駕迎於代即皇帝即日入未央

宮帝王世妃帝譽崩擊登帝位封異母弟放勳為唐侯
受勢禪是為帝堯渭生曰西京賦繼體承基劉琨勸

進表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

反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正始

漢光武後

紀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府於是致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

詩序周

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沉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己天

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

渭生曰隋書五行志梁元帝既平侯景破蕭紀而有

驕矜之色性又沉猜由是臣下離貳方言猜疑也老子

自矜者不長左傳賓媚人曰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

疆之欲又伯宗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又公子光曰楚

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

之師乃既而齊交北絕秦患西起樹穀曰此歷指元帝之失禍敗所由來也

繁昭曰承聖元年齊主命郭元建拔陽平斛斯昭拔歷陽又遣元建等圍秦郡二年使元建治水軍於合肥將

襲建康納湘潭侯退三年齊將王球攻宿豫雖使命往來而兵爭彌甚是齊交北絕也承聖二年西魏遣尉遲迴襲陷益州三年遂遣于謹等大舉伐江陵是秦惠西起也西魏都長安故引秦為比滑曰史記楚世家陳軫弔王曰西起秦患北絕齊况背關一作而懷楚異一作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弔

冀端委而開吳

康而都江陵楚地建康吳地帝不都建

籍傳贊及羽背關懷楚注背約不王高帝于關中思東歸而都彭城也

左傳秦伯端委以治周禮吳都賦有

吳之開國也

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

繁弔曰承聖元年十

月長史陸納據湘州以叛零陵人李弘雅請討之侯景之亂弘雅據其郡上即以為營州刺史及是討納兵敗降又承聖元年八月武陵王紀引兵東下二年五月帝拔任約于獄助陸法和拒紀又拔謝答仁於獄助法和

約答仁皆侯景羽翼也

渭曰後漢劉玄傳新市人王

匡王鳳與諸亡命藏於綠林中

渭生曰王常與成丹

張卬收散卒入婁

漢英布傳布反薛公曰布

營軍

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為身不顧後慮

梁羨菟乘巴渝

左傳楚武王伐隨卒於櫛木之下令尹

人懼行成又苗貢皇徇曰菟乘復戰

洄曰巴西

閭中有渝小獠居其上高祖常募之以平三秦問諸

淫昏之鬼求諸厭勅之符

繁昭曰承聖二年上聞武陵

親釘支體以厭之

渭曰左傳宋司馬子魚曰今一會而

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

獻帝起居注李惟性

喜左道鬼怪之術常有道士女

荆門遭康延之戮夏口

巫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為

荆門遭康延之戮夏口

一作

首

濫達泉之誅

繁昭曰上句指武陵王紀下句指邵

首

陵王綸也初紀僭號于蜀承聖二年

率兵至西陵順流東下遊擊將軍樊猛擊之紀軍大潰
上密勅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遂斬紀荆門山名紀駐
軍處史載元帝詩曰回首望荆門是大寶二年綸至
夏口承制置百官湘東王繹遣王僧辨帥師逼之綸以
書責僧辨僧辨送書於繹繹命進軍綸麾下請戰不從
登舟北出僧辨入據郢州後綸雖為西魏所害而禍由
元帝故云誅綸高祖第六子紀高祖第八子皆繹兄弟
故引用廩延遠泉二事 洄曰左傳鄭莊公弟太叔段
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命子封率車
二百乘以伐京太叔出奔共而卒季友使咸季酖僖叔
歸及遠 蔑因親以教愛忍和樂於彎弧 莊曰孝經因親
泉而卒 以教愛詩和樂

且耽 渭生曰班固幽通賦管彎弧欲避 既一作無謀
彎五臣注管仲常彎齊桓公射之中鈎

於肉食非所望於論都

南史承聖二年下詔將還建康
胡僧祐黃羅漢宗懔等諫曰建

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周弘
正王褒朱買臣等請遷建康帝以建康凋殘江陵全盛
意亦安之遂從僧祐等議涇曰左傳長勺之戰曹劌
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後漢杜篤傳
光武欲建都洛邑篤以關中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作論都賦奏之未深思於五難先

自擅於三端

繁弢曰帝與武陵王紀書曰吾膺此樂推事歸當璧是未思五難也又嘗曰我韜於

文士愧於武夫是自擅三端也

洵曰左傳叔向曰楚

子干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民而無德五也

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

韓詩外傳君子避三端文士筆端勇士鋒端辨士舌

端

登陽城而避險臥砥柱而求安

史臣魏徵曰帝自謂安若泰山舉無遺策

怵於邪說即安荆楚晏殊類要引賦注尸子比干諫紂曰今日之危無異登陽城而避險臥砥柱而求安也

左傳陽城九州之險尚書禹貢底柱析城既言多於忌刺實志勇而形殘史南

梁元帝紀帝性好矯飾多猜忌人微有勝己者必皆毀害雖骨肉偏被其害洄曰左傳晉惠公反國秦伯謂

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渭

生曰吳越春秋椒邱訢為齊使於吳過淮津飲馬於津

水水中有神出取其馬沒訢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

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訢恃其勇有凌人

之色要離乃挫訢曰形殘名勇勇士所恥不即喪命于

敵而戀其生猶徵色於我哉按此豈以湘東一目故以

此相誚耶姑記之但坐觀於時變本無情於急難梁元帝紀史臣魏徵曰帝

不急莽卓之誅先行兄弟之戮

地惟黑子城猶彈丸

樹

濟曰詩鵲鵲在原兄弟急難日此下言元帝以小國而抗強鄰自致西魏之師也南

史梁元帝紀侯景之亂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

次定四庫全書

庚關府集卷註

三

建業緣以長江為限荊州界北盡武寧西拒峽口自嶺以南復為蕭勃所據文軌所同千里而近洄曰賈誼

傳誼上疏曰淮陽之比大諸侯厯如黑子之著面史記平原君傳趙郝曰此彈丸之地其怨則黷

其盟則寒繁昭曰南史梁元帝紀西魏使宇文仁恕來聘齊使又至江陵帝接仁恕有闕魏相安定

公憾焉法苑珠林周文帝為魏丞相梁元帝為湘東王在荊州時遣使通好與泰斷金立盟結為兄弟按元

帝集別勅王僧辨有黑泰背盟忽便舉斧之語則從前梁魏通盟非一日矣滑曰左傳民不罷勞君無怨黷

又子貢曰今吾子曰必尋豈冤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

可移山洄曰任昉述異記炎帝之女溺死東海化為精衛其名自呼每銜西山木石填東海一名鳥市

一名冤禽列子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北山愚公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遂

率子孫叩石壑壤運於渤海
之尾河曲知叟笑而止之
況以沴氣朝浮妖精夜殞

樹穀曰此言災異迭興大運將終也
元帝承聖三年六月癸未

有黑氣如龍見於殿內十一

月庚子夜有流星墜於城中
相傷謂之沴注尚書大傳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

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漢天文志
有軍及失地者國君喪春秋說題辭星之為言精也

赤

鳥則三朝夾日蒼雲則七重圍軫

南史梁元帝紀歲星

之慨然而謂朝臣文武曰吾觀玄象將恐有賊
左傳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而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

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春秋文耀鉤楚有蒼雲如霓

園軫七蟠中有荷斧之人面軫而蹲於是楚唐史畫遺

灰而雲滅漢地理志

楚地翼軫之分野

亡吳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

繁

曰北史藝術傳庾季才曰秦將入郢陛下宜還都以避其患

左傳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

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滑曰左傳趙簡子夢童子羸而

轉以歌旦占諸史墨對曰六十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

乎入郢必以庚辰漢地里

志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周舍鄭怒楚結秦寬有南風

之不競值西隣之責言

樹穀曰周舍鄭怒謂岳陽王啓也楚結秦寬以下序西魏之來

伐也至借人之外力復及營事

北史于謹傳初梁元

帝於江陵嗣位密與齊交通將謀侵軼其兄子雍州刺

史岳陽王啓以元帝殺其兄譽遂結隙據襄陽來附乃

命謹出討

滑曰左傳鄭文公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

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

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

繁昭曰史記楚懷王不聽陳軫之言鮑和於秦與戰丹

陽大敗復戰藍田又敗後遂見欺有入秦不返之事

冀馬雲屯

炯曰此下序西魏師之盛也

南史承聖三

左傳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競必無功又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又為雷為火為羸敗姬車說其輓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於宗丘俄而梯衝亂舞

王肅警率衆會之後漢書公孫瓚與子續書曰袁氏之攻狀若鬼神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城上洄曰左傳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後漢劉表傳冀馬雲屯

伐秦車於暢轂奮漢鼓於雷門

潘曰詩小戎伐收伐淺也又文茵暢轂暢長也奮重疊也漢王尊傳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顏師古注曰雷

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下陳倉而連弩渡臨晉而橫船越擊此鼓聲聞洛陽

繁昭曰蜀志建興六年冬諸葛亮出散關圍陳倉又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漢書韓信擊魏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雖復楚有七澤人稱三戶從夏陽襲安邑遂虜魏王豹

樹穀曰此下序江陵武備之弱也

史

箭不麗於六麋

雷無驚於九虎

洄曰左傳樂伯射麋麗龜又晉魏錡如楚致師潘黨逐之及樊澤見六麋射一

麋以顧獻

晏殊類要引哀江南賦注校獵記楚王獵于雲夢鼓聲如雷弓聲如霹靂園內九虎皆伏死

辭洞庭兮落木去淞陽兮極浦

炯曰此二句信自序先使於魏而江陵被兵也

繁弢曰本傳元帝即位加散騎常侍聘於西魏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

渭曰屈原九歌洞庭波兮木葉下又

望淞陽熾火兮焚旗貞風兮害蠱

炯曰此下四句序江陵之失守也

梁書

元帝紀承聖三年十一月魏師大攻世祖出枕杷門親臨陣督戰六軍敗績洄曰左傳秦伯伐晉卜徒父筮

之其卦遇蠱曰十乘三去三去之餘殺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

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引此言元帝如晉惠公之為秦所獲也

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折

柱三國典畧元帝徙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以寶劍擊柱折之曰文武之道今日盡矣後出東門被執博物志

干將陽龍文莫邪陰漫理此二劍吳王使干將作莫邪干將妻也

下江餘城長林故營

樹穀曰此下四句追序武寧既克江陵失險而其旁邑力微不能興恢復之師也繁弢曰下江長林皆武寧

郡地武寧以北即接襄陽時荆雍之隙已深武寧實為要地故承聖三年王琳意欲鎮武寧為國捍禦事不果

及魏軍濟漢襲武寧執宗均遂長驅向江陵矣後漢郡國志南郡編縣有藍口聚注下江兵所據今當陽縣城

欽定四庫全書

廣府府志卷二

四

是也長林本漢編縣地晉置長林縣故城
在今荊門州東二地梁時皆屬武寧郡
徒思柑馬之

秣未見燒牛之兵
周楊忠傳于謹伐江陵忠為前軍屯
江津遏其走路梁人束刃于象鼻以

戰忠射之二象反走
史記田單傳單收即墨城中得牛千餘
使肥者應客

為絳繒衣畫以五米龍文束兵刃于其角灌脂束葦於
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

熟起奔燕軍所觸
章曼枝一作以數走宮之奇以族行
盡死傷燕軍大敗

樹穀曰此下言去國之臣君子傷之也
三年十一月丁亥魏軍至江陵城柵下
繁瑄曰承聖

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軍次馬頭岸城陷世譜約走
巴陵後約降於齊世譜東下依侯瑱後入陳
洄曰呂

覽智伯將攻宿繇無道鑄大鐘以遺之夙繇將斬岸堙
谿以迎鐘赤章曼枝諫不聽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

縣亡左傳晉復假道於虞以河無冰而馬渡關未曉

而雞鳴

後漢光武紀光武至滹沱河王霸說曰冰堅可渡遂前至河河水亦合乃渡未畢數騎而冰解

滑曰史記孟嘗君為秦所囚賂幸姬得出夜半至關關法雞鳴乃出客追者將至客有善為雞鳴者野雞皆應

乃忠臣解骨君子吞聲

國語聖人不出忠臣解骨晏殊類要引賦注尸子小人在上則

忠詐不分君子吞聲

章華望祭之所雲夢偽遊之地

炯曰此下序江陵屠戮之

慘也

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

滑曰左傳楚昭王曰

祭不越望江漢雖漳楚之望也漢書高祖用陳平計偽

遊雲夢以

荒谷縊於莫敖治父囚於羣帥

洄曰南史反者斬西門以

執楚王信

納魏軍將軍裴徽弟機並被害謝答仁三人相抱俱見屠

滑曰左傳伐羅之役莫敖縊於荒谷羣帥囚於

欽定四庫全書

月
卷二

治父以
聽刑
矧谷摺拉鷹鷂批攢繁昭曰魏師陷江陵凡百姓小弱者皆殺之後漢

衛宏古今奇字序秦始皇改古文為篆隸國人多謗乃召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七百人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矧谷中溫處瓜實使往視之先為伏機諸生方相論辨發機填之以土皆終命史記范雎傳魏齊使舍人笞擊雎拉脇摺齒左傳冤霜夏零憤泉秋沸渭生曰公羊傳昭公五年

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於濬泉濬泉者何湧泉也注此蓋戰而湧為異也此象公在晉臣下專受晉叛臣地以興兵戰鬪百姓悲怨歎息氣逆之所致故因以著戰處欲明天之與人相報應之義潰扶粉反詩傳云沸出也洄曰淮南子鄒衍盡忠於燕惠城王王信讒而繫之衍仰天而哭正夏天為之降霜崩杞婦之哭竹染湘妃之淚琴操杞殖戰死妻泣日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

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放聲長號祀城為之崩赴水死
博物志舜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帝以涕揮竹竹

班盛水毒秦涇山高趙陞十里五里長亭短亭炯曰此下序被掠入

關者道路之苦也渭曰左傳晉伐秦秦人毒涇上流
師人多死繁昭曰述征記燕趙凡厥山谷名之曰陞

井陘在常山見太平御覽洄曰張衡西京賦旗亭五
里應劭曰秦法十里一亭白帖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

亭機隨蟄燕暗逐流螢晉郗鑒傳鑒避難於魯國澤山掘野鼠蟄燕而食之
渭曰後

漢靈帝紀閔貢扶帝與陳留秦中水黑關上泥青漢書
王協夜步逐螢光還至洛舍

曰秦中新破洄曰書黑水西河惟雍州
嚴宋書高祖北伐沈田子入武關屯青泥姚泓反率大

眾奄至於是瓦解水泮風飛電散炯曰此下言不分貴賤俱被擄辱也
青泥關繁

昭曰北史周文帝紀于謹至江陵虜其百官士庶以歸
沒為奴婢者十餘萬洄曰陳琳檄吳文七國之兵瓦

解冰泮

渭生曰陸機文賦聚風飛

渾然千里湍澗一

而森豎

物理論熱氣散而為電

亂

渭曰列子孔子曰湍澗
之水易牙嘗而知之

雪暗如沙冰橫似岸

樹穀曰
此下序

其去國離鄉之情也

渭生曰水經注湘中記白沙如

霜雪范雲倣古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暗鮑昭冬至詩

層冰如

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

晉陸機傳機年
二十而吳滅太

康未與弟雲同入洛機集有赴洛詩

渭生曰楚辭去

鄉離家兮來遠客

洄曰王粲登樓賦序避董卓之難

依劉表因登江陵城樓

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

悵然懷歸作登樓賦

長歎

渭生曰郭仲產秦川記北人歌曰隴頭流水流離
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遠望涕零雙墮

江淹恨賦明妃去時仰天
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
况復君在交河妾在青波
樹

曰此下序或去或留者各有離別之恨也
繁昭曰按南史交河在高昌國時為魏所并故指在魏者而言青

波楚地指留梁者而言
渭曰漢書車師前王治交河城有交河水分流繞城下
史記陳涉世家黔布擊秦

左右校破之青
石望夫而愈遠山望子而愈多
洄曰列波復以陳為楚
異傳武

昌新縣北山昔有貞婦其夫從役婦攜幼子餞送此山
立望而形化為石
繁昭曰述異記中山有韓夫人愁

思臺望子陵見太平御覽
史記索隱曰薄太后陵曰南陵在長安東滻水東原上在霸陵西南故曰東望吾

子西望
才人之憶代郡公主之去清河
樂府題有邯鄲吾夫
才人嫁為廝養

卒婦
渭曰晉賈后傳臨海公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
為人所畧傳賣吳興張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

鎮建業主詣縣自言帝相陽一作楊亭有離別之賦臨江

誅溫及女改封臨海

王有愁思之歌漢藝文志有別相陽賦五篇又有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若璩曰漢

志止云相陽賦今乃增亭字蓋信別有所據今不可考別有飄飄武威羈旅金微

樹穀曰此下信序奉使羈留國亡而無所歸也洄曰趙至真書飄飄遠遊之士漢書霍去病擊破匈奴左

右地分置武威等四郡後漢和班超生而望返見竹帝紀耿夔圖北單于於金微山杖賦溫

序死而思歸

命送喪到洛陽賜城傍地為塚長子壽夢

序曰久客思鄉里壽

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之一雁空

飛

洄曰李陵別蘇武詩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漢書蘇武久留匈奴常惠教

漢使謂單于曰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單于驚謝歸武若江陵之中

否乃金陵之禍始

樹穀曰此二句言江陵之亡為禪陳之兆也

雖借人之外

力實蕭牆之內起

炯曰此二句補序江陵之亡禍由岳陽王誓也下三句分應上四句北

史藝術傳元帝頗明星歷謂庾季才曰朕猶慮禍起蕭牆左傳臧武仲曰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

之漢昌邑王傳贊亂作蕭牆

撥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不祀伯兮叔

兮同見戮於猶子

炯曰此下八句言元帝父子被戮而中興之臣亦多死焉應上江陵中否

句南史梁元帝紀帝被執譽使尚書傳渾監行刑進土囊而殞之愍懷太子元良及始安王方畧等皆遇害

譽昭明太子統第三子也

繁昭曰按歸元公補注云元帝為岳陽之叔父元良以下於岳陽為兄弟今賦云

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與史不合予謂毛詩叔兮伯兮長幼之通稱賦語承中興句來若云元帝及長幼諸

子同見戮于猶子云爾不以辭害意可也洄曰漢高帝紀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左傳其亡也忽

焉渭生曰孔穎達詩疏中興之主有德則宗無常數也左傳皋陶庭堅不祀忽諸詩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禮記兄弟之荆山鵲飛而玉碎隋岸蛇生而珠死繁昭曰鵲

飛玉碎喻元帝構怨於譽而自致敗亡蛇生珠死喻岳陽懷恩於魏而自殘骨肉也洄曰韓子卞和抱其璞

哭於荆山之下鹽鐵論崑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神記隋侯行見大蛇傷救而治之其後大蛇銜珠以報

之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遊於新市繁昭曰此傷中興之臣戰鬪而死如胡僧

祐之輩淮南子人血為燐許慎曰兵死之血為鬼火燐者鬼火之名爾雅無主之鬼謂之殤後漢光武紀招

新市平林兵注新市
縣屬江夏郡今郢州
梁故豐徙楚實秦亡
烱下此下八

位於陳應上金陵禍始句
都江陵也楚實秦亡謂梁為魏滅也
梁故豐徙謂元帝

豐故梁徙也文穎注梁惠王徙都大梁及孫假為秦所
滅轉東徙于豐
繁昭曰秦始皇本紀二十四年王翦

等滅
不有所廢其何以昌
烱曰左傳里克對惠公有媯

之後將育於姜
左傳陳公子完奔齊懿氏卜妻完其妻
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

媯之後將育于姜媯陳姓
也信言陳氏繼梁而興也
輸我神器居為讓王
繁昭曰南史梁

敬帝紀太平二年冬十一月辛未帝遜位于陳陳受命
封帝為江陰王
烱曰老子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

敗之潘岳西征賦輸文武之神器
莊子讓王篇堯以
天下讓許由北騫曰梁故豐徙言梁王營自襄陽徙江

陵也楚實秦亡言元帝為宇文所滅也不有二語言元帝不滅晉何以得興有媯二語言晉以江陵為宇文之附庸每歲朝貢如藩服也神器讓王之語揔以笑天地晉之助敵而滅宗國也若指為陳武帝則謬矣

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炯曰此下八句悼梁王

亡也應上蕭牆內用無賴之子弟舉江東而全棄繁曰江

東全棄謂江東諸郡俱為陳有也漢吳王濞傳袁盎

曰吳所誘皆無賴子弟故相率以反干寶晉紀孫秀在

晉聞皓降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惜天下之一家遭

東南之反氣潯曰南史梁宗室傅武帝登北顧亭曰江

王濞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以鷄首而賜秦天何

若耶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

為而此醉

繁昭曰按北史江陵平安定公命營主梁嗣居江陵為魏附庸其襄陽所統盡入于周

洄曰張衡西京賦昔者大帝悅秦穆公而觀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迺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鷄首注

自井至柳謂之鷄首之次秦之分也魏都長安故篇中多以秦比魏

且夫天道迴旋生民

預焉

樹穀曰自此至末自傷永滯異域以終作賦之意

余烈祖於西晉始流播

於東川

繁昭曰江陵有東湖在城東五里廣袤數十里為一郡勝概或即信所謂東川也沈約郊居

賦何東川之瀾瀾

洎余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

滑曰信自江陵至長安故

曰北遷

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死生契濶不可問天

繁昭曰滕王道

序信攜老入關烝烝色養及丁母憂杖而後起老謂信母也信傷心賦一女成人奄然玄壤幼謂此女也禮

記班白者不提挈楚詞屈原放逐因書其壁呵而問之
號曰天問 渭曰潘岳西征賦攜老幼而入關詩死生

契濶與况復零落將盡靈光歸然 洄曰會稽典錄孔融
子成說 與曹公論盛憲書曰

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晉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自西京
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歸然獨存引此傷知

交將盡而日窮于紀歲將復始 注見前 逼迫危慮端憂暮
已獨存也

齒 渭曰謝莊月賦端憂 踐長樂之神臯望宣平之貴里
多暇謂端然憂愁也

繁 昭曰三輔黃圖長樂宮在長安中近東直社門 洄
曰張衡西京賦實為地之奧區神臯注神臯神明之界

局 三輔黃圖長安東出北頭第一城門名宣平門 楊
街之伽藍記清陽門內御道北有永和里里中太傅錄

尚書長孫稚等六宅皆高 渭水貫於天門驪山迴於地
門華屋當世名為貴里

市渭曰渭水出隴西首陽西南東至司空入河驪山故驪戎國也在今西安府三輔黃圖秦始皇兼天下

都咸陽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楚辭廣開兮天門辛氏三秦記驪山始皇陵作地市生死人交易市平不得欺死人云繁昭曰蜀本紀曰始皇陵有銀蠶金雀以多奇物故俗云秦皇地市見太平御覽

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繁昭曰按滕王逋序周明

帝武帝及晉國公護俱禮重信明武二帝初嘗為大將軍晉國公為大冢宰本傳亦稱宰相二句蓋退序二帝及護禮遇之隆也東觀漢記衛青大克匈奴武帝拜大將軍于幕中因號幕府漢衛青傳大將軍青仁喜士退讓渭曰漢公孫弘傳武帝封丞相弘為平津侯弘乃起賓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見鐘鼎於金張聞弦歌於許史洄曰漢書蓋寬饒曰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金日磾張

湯傳贊功臣之後惟有金氏張氏比于外戚許廣漢元
帝時封平恩侯史高皇帝時封東陵侯張衡西京賦擊
鍾鼎食此信仕周
以後之寵榮也
豈知霸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

衣非獨思歸王子

樹穀曰按本傳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意未

句是其一篇之旨也漢李廣傳廣與故潁陰侯屏居
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
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
夜行何故也怨錄楚王之子質于秦不得歸作思歸歌
曰去千乘之家國
作咸陽之布衣

附錄補註

粵以戊辰之年

渭生曰隋五行志天監初武帝講於重雲殿沙門誌公忽賦五言詩有云龍時

侯賊起謂景之作亂
在戊辰也粵發語辭

余乃竄身荒谷

渭生曰通鑑侯景至朱雀桁南太子以臨

賀王正德守宣陽門東宮學士庾信守朱雀門帥宮中文
武三千營桁北太子命信開大桁以挫其鋒正德曰百姓
見開桁必大驚駭可且安物情太子從之俄而景至信帥
衆開桁始除一舶見景軍皆著鐵面遂隱於門信方食甘
蔗有飛箭中門柱信手甘蔗應弦而落遂棄軍走子山棄
軍出走故以莫教自比樹穀曰大桁即朱雀桁方舟為
橋是以除舶炯曰通鑑百姓聞中興道消炯曰元帝
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第破侯景即
帝位故潘岳四句炯曰潘岳字安仁美姿儀辭藻極麗
曰中興陸機字士衡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
司馬機少有異畏南山之雨渭生曰詩蒼兮蔚兮南山
才文章冠世朝齊傳曰蒼蔚雲興貌齊
升雲也箋曰蒼蔚之小雲朝升於南山不能為大雨以
喻小人雖見任於君終不能成其德教曹恭公遠君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而好近小人此候人之詩所為賦也雲興雨作以比小
人氣餒之盛元帝天性殘忍羣下多被殺戮君子相顧
凜然而宗慄黃羅漢等方得志用事子讓東海之濱渭
山實有懼心適逢聘魏之命故云爾也
曰子山擬咏懷詩云倏忽市朝變蒼茫人事非避讒應
米葛忘情遂食薇詩序采葛懼讒也箋曰以采葛喻臣
以小事出使子山奉使入關而寄言於米葛則當時情
事約畧可觀矣按揚都之地濱於東海子山去江左而
仕關中故載書橫階二句樹穀曰載書云云謂元帝與
云爾也楊忠盟而荷之也詳其盟則

寒蔡威公二句

渭生曰水經注春秋哀公二年蔡
威公自新蔡遷於州來謂之下蔡頭會

箕斂者合從締交

樹穀曰此指陳武帝也按南史陳武
帝紀帝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

興長城下若里人也其本甚微初混一車書

烜曰干寶
晉紀總論

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吳志陸績曉星歷等數
將死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
見蓋遙指太康事
也干寶語本此

稟松華之玉石四句

渭生曰山海經小華之山其陽

多璵璠之玉又曰少室之山其上多玉又曰秦室之山
上多美石鄭玄詩譜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
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正義曰王城在河
南洛北屬豫州太華即華山外方即嵩高也地里志華
山在京兆華陰縣南外方在潁川嵩高縣則東都之域
西距太華東至於外方故云之間庾之先世邑於緄氏
在今河南府境其地左嵩右華背河面洛山川毓秀祖
德茂焉故曰稟嵩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也居謂新
野後漢志南陽郡有新野縣按新野屬南陽南陽在洛
水之南故曰負洛庾氏之居新野不知始自何年酈道
元注水經曰涓水南過新野縣西又東與朝水合朝水
又東南分為二水一水枝東北分為樊氏陂陂東有樊

氏故宅樊氏既滅庾氏取其陂故諺曰陂汪汪下田良樊子失業庾公昌則庾氏為新野著姓當在東漢之中葉始中原之乏主炯曰石勒奉表於王浚云晉祚淪夷中原無主民枕倚於墻

壁

樹穀曰左思蜀都賦枕倚交趾

彼陵江而建國

渭生曰晉書載記序天子陵江御物分據

地險誅茅宋玉之宅二句

渭生曰西溪叢語唐余知古渚宮故事曰庾信因侯景之亂自

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故宅故其賦云云老杜詩云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李義山亦云可憐留著臨江宅異代應教庾信居是也叢語引此及杜李二詩以證子山之居宋宅已無可疑然賦云誅茅穿徑謂乃祖南渡時即經營居此非創自子山也新野有生祠之廟二句

渭生曰新野本屬南陽河南舊

治洛陽庾氏之先必有吏茲土者去後見思故為之立廟樹碑洛陽自宋營陽王景平中陷於後魏竟不能復

庾氏過江以來世仕南朝則官河南者皆在宋景平之前笑南陽至齊東昏永元初亦為後魏所陷然是時已別置新野郡統新野縣史但云南陽被陷少微真人則新野不陷可知若其人與事史無明文

少微真人

渭生

曰元帝為肩吾墓誌曰父易高尚其道肥遯貞吉關吏早逢夙表真人之氣少微曉映還彰隱士之星賦語本

此既姦回之曩匿二句

炯曰左思魏都賦姦回內曩詩小序衛項公之時仁人不遇小

人在

齒明離之胄筵

炯曰王融曲水詩序入虎闥而齒胄

方塘水白二句

渭生曰方塘釣渚謂太子玄圃中池也藝文類聚梁簡文帝有山池詩庾肩吾王臺卿鮑至庾信徐陵皆有和王褒有玄圃瀋池詩本集亦有

居笠轂而掌兵二句

渭生

曰周禮司兵掌五兵五盾 炯曰三國志譙周傳周書板示文王曰典午忽兮月酉没兮典午司馬也月酉八

月也其年八月文王崩

門成鄒魯

炯曰漢書韋賢兼通禮尚書以書教授號為鄒魯大儒

五

十年中

樹穀曰梁武壬午受禪後改元共七天監十八普通七大通二中大通六大同十一中大同一

至太清三年共四十七年

山嶽閭然二句

炯曰閭然失色貌夏侯湛大暑賦寒泉潛沸

定

禮樂

炯曰隋書音樂志梁武善鍾律詳悉舊事遂自定禮樂

設重雲之講

渭生曰蕭子暉

傳子暉常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為講賦奏之華林園宮苑記梁武帝於景陽山次東嶺起通天觀觀前起重閣上曰重雲樓下曰光嚴殿

談劫燼之灰飛

樹穀曰釋典言三乘如燒木成炭二乘如

燒炭成灰佛如劫火無灰方朔胡人之言好事者為之耳灰墨宜即今之煤石曹公石墨亦是物也

辨常

星之夜落

樹穀曰釋典世尊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壬子四月初八日降生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二月

十五日寂滅昭王二十四年去魯莊七年凡一百三十餘年傳會可知魏收魏書釋老志亦作此說總由儒生

不讀佛書故訛謬相承不覺也

措紳以清談為廟畧

炯曰隋書五行志天監中茅山隱士

陶弘景作詩云夷雨任散誕平叔坐談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大同之際惟以清言為務夷甫平叔北朝

士四郊多壘

炯曰南史朱异傳武帝登南樓望賦顧謂異曰四郊多壘誰之罪歟異流汗不能對

見被髮於伊川二句

炯曰梁天監中所告天地宗廟以去殺之禮郊廟牲牲皆代以麋時

以宗廟去牲則為不復血食竟不從帝既流遁益甚境內化之遂至喪亡故引野祭為比

久遊魂而

放命

渭生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至是叛歸於西魏故蕭介表云高歡始死景遽外叛逆力不逮乃復

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欲投身江左棄鄉國如小則為脫屣背君親如拾芥所謂遊魂放命者此也

梟為獍

樹穀曰破鏡食父獸省作鏡又訛成獍

豈璿璣之可正

渭生曰漢天文志北

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也又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皆繫於斗晉天

文志北斗七星在太微北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璇璣與璿同按玉燭璇璣喻上之德化言侯景如沴氣

妖精非太和所能調斗極所可正也飲其琉璃之酒

渭生曰應邵曰徑路凶奴寶刀也金契金

也留犂舊作琉璃當據漢書改正本集齊王憲碑云挽留犂之酒亦作留犂

見胡柯於大夏

渭生曰胡桐舊作胡柯當從周書胡桐本出鄯善此云大夏殊未可曉汲冢書成王時大夏獻茲白牛孔晁注

曰大夏西北戎也國語齊桓西伐大夏涉流沙史記始皇立石刻頌曰西涉流沙北過大夏意者大夏乃古西

北戎之總名樓蘭即其地耶

輕九鼎而欲問二句

炯曰侯景傳景遂發兵反於豫州城

內集其將帥登壇歃血景至朱雀航帝遣中書舍人賀季等往勞之於板橋景北面受勅季曰今者之舉何以

為名景曰姦臣介冑樹穀曰景反武帝以司州刺史柳仲禮為西道都督後降於景姦臣

欲為帝也宜指此輩炯曰胡氏謂姦臣即指正德亦順既官政而離遇二句渭生曰武帝既納侯

景而復與高澄通好使景自疑所謂官政離遇也淵明使夏侯僧辯還過壽陽景攝問具服得淵明報書所謂

師言泄漏也起橫江之困獸炯曰左傳晉文公曰困獸猶鬪橫江注見序桀黠構

扇炯曰侯景傳朱异家黠奴踰城投賊景以為儀同使至闕下以誘城內於是奴僮競出盡皆得志漢貨殖

傳桀點奴青袍如草炯曰此言正德迎景也正德率眾迎景隨景渡淮景軍皆著青袍正德軍絳袍

碧裏既與景合悉反其袍兩觀當戟二句炯曰通鑑賊以長柯斫東掖門東宮近城景眾登其

楊射城內

樹穀曰

梁

白虹貫日

炯曰漢鄒陽傳陽上書

書羊侃傳

矢集帝室

白虹貫日

曰昔荆軻慕燕丹之義

白虹貫日如淳曰

競遭夏臺之禍二句

渭生曰一統志

白虹兵象日為君

競遭夏臺之禍二句

夏臺在偃師西

北

樹穀曰汲書甚古而人不

官守無奔問之人四句

信重以此類離經叛道之言也

官守無奔問之人四句

炯曰鄱陽世子嗣等渡淮攻東府樊文皎戰死自是援

軍不復戰柳仲禮陵茂諸將與綸大連仇怨大連又與

確有隙時湘東王繹移檄所督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

州刺史岳陽王營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郢州刺史南

平王恪發兵入援而邵陵王綸之兵敗於玄武湖諸軍

互相猜阻莫有戰心援軍初至建康士民持老攜幼以

候之纔過淮即縱兵剽掠由是士民失望又景傳劉邈

勸景乞和景然之後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之效

攻城

三州則父子離別

州當作洲張英曰孝子傳有三

如故三州則父子離別洲人各居一洲皆孤單茆獨三

人間會樹下息因相訪問老者曰寧可合為斷金之業
耶二人曰諾即相約為父子老者因命二人於大澤中
作舍且欲成老者曰此不如河邊二人曰諾河邊舍幾
成老者又曰不如河中二人復填河二旬不立有一書
生過之為縛兩土肫投河中會老者往呼止之曰嘗見
河可填耶觀汝行耳相將而去明日俱至河邊望見中
河土高丈餘見

護軍慷慨四句

炯曰太宗聞桀戰死流涕曰社稷所寄唯在韋

公如何不幸
先死行陣

義聲俱唱

炯曰荀或勸曹公曰自天
子蒙塵將軍首唱義兵

敵人

歸元

炯曰南史江子一戰沒後
賊義其勇歸之面如生

申子奮發十句

渭生曰
仲禮以

司州之衆入援京師申子奮發勇氣咆勃也為大都督
被甲馳救韋粲大破景軍實總元戎身先士卒也賊將
支伯仁斫仲禮中肩馬陷於淖胄落魚門兵填馬窟也
賊聚稍刺之體被重傷賴惠鉅吮瘡得生屢犯通中頻

遭刮骨也坐視臺城之陷而不救卒開城降賊功業天
枉身名埋沒也樹穀曰侯景百戰之餘高歡所忌慕

容紹宗猶不能大得志焉豈可輕視仲禮斯時身為大
都督當聯合諸帥近賊置壘不戰斷其糧道捕其樵採

者飢賊改圖戰乃可勝其遣韋粲當青塘賊衝已非勝
算然自以勁兵隨粲後以乘賊之疲亦有勝勢而乃以

百騎馳賊正景所謂高昂彭樂似豕突者也戰雖小勝
以重傷氣折不敢復戰終至降賊咆勃即豕突意言非

景敵也炯曰曹植求滅城孤氣寡炯曰潘岳馬研督誅
自試表常恐身名並滅城孤氣寡固守孤城獨當羣寇

又愜愜窮城崩於鉅鹿之沙樹穀曰史記章邯圍趙王
氣若無假

軍又楚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
揚沙石窈冥晝晦漢王乃遁去此蓋合兩事為一也與

長平潰潰沸騰四句炯曰景陷臺城命燒臺內積屍病
句同潰潰沸騰四句篤而未絕者亦聚焚之初城圍之

日城中男女十餘萬貫甲者三萬至是疾疫且盡守堦者止二三千人尸氣薰數里爛汁滿溝洫荼苦之慘亘

古未

有爭迴地軸

炯曰木華海賦似地軸挺拔而爭迴

探雀殼而未飽二句

炯曰梁宗室傳臨賀王正德與景約曰城平之日不得全二宮故用熊蹯事又北齊杜弼檄梁武帝文有曰徒

探雀殼無救府藏之虛空

假刻璽於關塞

炯曰國語注古者大夫之

印亦

排青龍之戰艦

炯曰圖經孫權造青龍戰船於大盈浦坡迤東即名青龍江今青浦

縣過漂渚而寄食

炯曰漢韓信傳寄食於漂母

又無情於祿仕

炯曰詩小

序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

謬掌衛於中軍二句

樹穀曰謬濫自謙之辭

今七葉

而方落

炯曰庾氏過江始祖滔滔生其其生攷攷生道驥道驥生易易生肩吾肩吾生信凡七葉滔與

攻道驥皆無傳故攻之

西楚霸王

渭生曰陳霸先系出陳國及受禪國號又

父滔之子不可得而知
同陳為西楚其起兵討侯景為霸政之始故以西楚霸王目之若謂指湘東王則承聖元年之役湘東未嘗親行此云劍及繁陽下文云江

萍送王其義皆不可通矣

蒼鷹赤雀二句

炯曰晉令水戰有蒼

鷹船方言注鷁鳥名今江東貴人船前作青雀是其像

渭生曰舳船後持舵處也揚雄方言船後曰舳埤雅

帆柱曰檣樂府黃淡思歌象牙作帆檣接鷹雀乃船之形其色則隨所飾而命之船尾傳鐵故曰鐵軸帆柱飾牙故曰牙檣

戎車屯於石城二句

炯曰左思吳都賦戎車盈於石城弋船掩於江渚

埋長狄於駒門

炯曰元帝與武陵王紀書遂得斬長狄於駒門挫蚩尤於楓木賦用其語

直

虹貫壘

渭生曰宋書臨川王義慶在廣陵有疾而白虹貫城心甚惡之還朝而薨黃帝占軍法攻城有

虹從外南方入飲城仁壽之鏡徒懸炯曰漢鏡銘懸之中者從虹所攻之勝

書武帝非無北闕之兵二句渭生曰通考漢京師有南

掌宮城門內之兵高后紀言周勃既入北軍尚有南軍乃

令平陽侯告衛尉無納呂產蓋產所將南軍當在殿廡

之內通鑑魏文帝黃初二年築陵雲臺注據水經注陵

雲臺在今洛陽城中金市之東按漢未央宮以北闕為

正門公車司馬亦在焉是知北闕之兵即衛尉所掌之

南軍也雲臺作靈臺誤也夏侯玄傳云李豐欲因陞兵

誅司馬景王景王聞之與舍人王萊謀萊曰豐若徑入

雲龍門扶天子登陵雲臺臺上有三千人仗鳴鼓會衆

則事未可知乃其證也字書仗兵器也刀戟之總名唐

制殿下兵衛曰仗杜甫詩曰天子朝侵早雲臺仗數移

大寶二年八月侯景遣衛尉卿彭雋等率兵入殿廢帝

為晉安王幽於永福省悉撤內外侍衛使哭騎左右守

之墻垣悉布枳棘至十月遂使王偉與雋等弑帝故曰
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雲臺之仗言雖有宿衛兵仗而反

為賊臣所用不得如絳侯之誅

呂氏高貴鄉公之討司馬也

橫瑠戈而對霸王二句

渭生曰漢書音義瑠戈刻鏤之戈也

炯曰

始則地名

全節二句

炯曰全節譏霸先之乘隙圖篡枉人表僧辯之無罪就殺

才子併命俱非

百年

渭生曰按史臣云綸性險躁屢以罪黜及太清之亂忠孝獨存故子山猶有取焉且永安矢志復仇

以身殉賊武帝諸孫惟此為賢故特表而出之才子并
命俱非百年雖言邵陵之事而其意實在永安也然綸

嘗持節刺郢州子山自度支出為郢州別駕當
即其時意者思舊之情亦有不能忍然者乎

去代邸

而承基二句

渭生曰元帝簡文之異母弟兄終弟反舊
及猶克之代摯文之代惠故以為此

章於司隸二句

樹穀曰晉衛玠傳何晏在魏正始時天下翕然宗之後玠與王敦相見敦曰不

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按正始魏邵陵厲王年號權臣執國柄非盛世也以清言所自始為晉世俗尚耳

然實指王祥輩不重何宴也

但坐觀於時變二句

謂生曰王粲傳蔡謂太祖曰劉表雍

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規梁武舍孫而立庶諸王各不相下幸國家之有變而因以為利湘東聞侯景之難遷延不進其心以為簡文尚在則己雖有平亂之功亦不得立且忌諸王之有功而與己爭帝故一戍河東再戍邵陵武陵欲東下則以書止之然後遣王僧辯等將兵討景所向克捷猶令頓軍尋陽持兩端以觀望及簡文遇弒然後命僧辯東下其處心積慮大可見矣方僧辯之發江陵也啓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何以為禮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為己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王乃密諭朱買

臣使為之所景敗太宗已殂遂沈豫章王棟及二弟橋
樛於水嗚呼向使簡文無恙則買臣為成濟矣又何急
難之有生觀時變無情急難其怨則黷二句渭生曰元

帝信張纘

之讒與河東王譽岳陽王譽有隙已而遣世子方等討
譽軍敗溺死乃使鮑泉攻湘州譽告急於譽譽伐江陵
以救之其將杜蒨等降於帝請襲襄陽譽聞之夜遁遣
使求援於魏以妃王氏及世子崇為質帝使柳仲禮率
眾趣襄陽魏遣楊忠救之擒仲禮盡俘其眾大寶元年
王僧辯克長沙斬河東王譽傳首江陵帝反其首而葬
之承聖二年魏宇文泰欲圖江陵譽聞之益重其獻貢
欲倚魏以報譽之仇故曰其怨則黷楊忠進逼江陵帝
送子方畧為質以求和與忠盟曰魏以石城為封梁以
安陸為界請同附庸并送質子忠乃還承聖三年魏使
至江陵帝請據舊圖定疆境辭頗不遜秦由是決計南代故曰其盟則寒

周舍鄭怒四句

穀樹

曰周比西魏鄭比營楚指江陵秦指西魏南風梯衝亂
不競謂梁元之兵弱西鄰責言謂背楊忠之盟

舞二句

炯曰子謹遺宇文護楊忠等先據江津斷其東路兵遂薄城

辭洞庭兮落木

二句

樹穀曰信受使至魏而魏成發兵伐梁魏發兵在大寶二年十一月則信受使在秋矣

徒思

箱馬之秣

炯曰南史魏師至凡二十八日徵兵四方未至而城克故曰徒思箱馬之秣

逢赴

洛之陸機二句

渭生曰時王褒王克劉穀宗懔殷不害沈炯等並入長安故以機槩為比

借人之外力

炯曰營求附庸於西魏西魏遂伐江陵克之以營主梁祀所謂外力也

用無

賴之子弟二句

渭生曰此即杜弼所謂傳狡滑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弟也通鑑注大江東北流

故自歷陽至濡須口皆謂之江西而建業謂之江東樹穀曰武帝之子昭明最賢憂危早世其餘無一知仁

義者孫唯永安侯確湘東世子方等為賢其餘皆豚犬耳弟如臨川王宏淫於武帝之女永興公主宏使公主弑帝而許立為后竟無人理正德與豫章王綜則更怪矣梁之亡此輩為之非盡侯景朱异之罪也用謂皆以郡為州

咸陽布衣二句

炯曰史記黃歇說應侯曰楚王疾不如歸其太子否則咸陽一布衣

耳



庾開府集箋註卷二